

一送

四百七十四

#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九  
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九



ID 34056 c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九

一送

衆

## 四衆

佛書大藏一覽集四衆在家二衆優婆塞優婆夷出家二衆比丘僧比丘尼塵勞迫迮猶牢獄。法門寬廓若虛空。要集舉涅槃云。

在家迫迮猶如牢獄。一切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悵字函第四卷法苑舉婆沙云。於此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屬。

車馬等物。唯增貪求。無有厭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家是無足。如火焚薪。

家是無息。覺觀相續。家是苦性。如寃詐親。家是障礙。能妨聖道。家是鬪亂。

共相違諍。家是多顛。呵責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衆苦。馳求守護。

家是顛倒。貪着假名。家是伎人。種種妄飾。家是變異。貪必離散。家是假借。

無有實事。家如睡夢。富貴則失。家如朝露。須臾變滅。家如蜜滴。其味甚少。

家如棘藜。欲刻傷人。如是等患。不可具載。是故在家菩薩。當如是觀。知其

家過。妻子眷屬。一切財物。不能作救。作歸非我善友。宜當捨之。書字函第

三卷。一朝暫掛福田衣。多劫不經諸苦趣。要集舉大緣經云。以一

日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墮三惡道。出家偈曰。流轉三界中。恩愛不能脫。棄  
恩入無為。真實報恩者。悵字函第四卷。四十二章經云。佛言除髮為沙  
門。受道法。去世資財。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詳字函第七卷。要  
覽舉五德福田經云。一者發心出家。懷佩道故。二者毀其形好。應法服故。三  
委棄身命。遵崇道故。四永割親愛。無適意故。五志求大乘。為度人故。三千  
威儀經云。出家人所作務業。一者坐禪。二者誦經。三者勸化衆事。若具足  
作三業者。見應出家人法。若不行者。徒生徒死。唯有受罪之因。楹字函第  
七卷。若乃為僧苦受戒。不事神天。不拜親。要覽舉梵網經云。出家  
人法不合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  
衆。不敢希求受五戒者禮。如國君至尊。亦不求比丘禮拜。懼損福德。及壽  
命故。悵字函第二卷。要覽云。父母返拜者。以其出世而為禮。抑文拜其  
法服戒體故也。本起經云。父王淨飯禮佛足者。又摩耶經云。摩耶佛母長  
跪佛前。五體投地。而說偈言。稽首頭面禮。無上大法王。能受出家并勸首。  
超於造塔與餘功。出家功德經云。佛說自出家。受人出家。勸人出家。  
所得功德。勝布施等一切功德。以諸功德中。此功德為上。一又云。若放男  
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又如起七寶塔。高至三十三天。不如出家。



功德甚字函。愛道出家初不聽。阿難再請乃方容。大愛道白佛。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佛言且止無樂。去聲以女人入我法中。服我法衣者。當盡壽命。清淨潔已。究暢梵行。無邪念心。空寂為樂。時大愛道即復哀求。願佛見度。如是至三。佛不聽之。退於門外。淚出如雨。自悔惡態有八十四。迷亂丈夫。使失道德。天下男子無不為女人所惑者。佛知深諦。故不度爾。阿難即為白佛。我從佛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今大愛道居家有信。曉知無常。自審欲態。深知己諦。今欲出家。願佛許之。佛言止止。所以者何。必危清高之士。故譬如族姓之家。生子多女。少男者。當知其家。欲微不盛。今使女人入我法律。必令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佛言阿難。是大愛道。多有善意。於我有大恩。我生七日。母亡育我。我今成佛。念彼恩重。假使女人作沙門者。有八敬法。當盡形持。一者比丘持大戒。女人比丘尼。當從受正法。不得輕慢調戲。故二者比丘持大戒。半月以上。比丘尼當禮事之。無亂新學之意。三者比丘比丘尼。不得並居同止。四者自相檢校。若有邪語。受而不報。聞若不聞。見若不見。五者自省過惡。不得高聲大語。現其欲態。六者得問比丘經律之事。不得共說世間不急之事。七者若犯法律。當於半月。詣眾懺悔。八者比丘尼雖百歲。持大戒。當

處新受大戒比丘下坐。謙敬作禮。是八敬法。盡壽行之。聽為沙門。吾佛正法千年久。尼母為徒減半長。又云佛之正法當住千歲。興盛流布。廣度一切。今以女人為沙門故。減五百歲。法稍衰微。所以者何。女人有五處不得作沙門。何等五處。不得作佛。不得作轉輪王。不得作梵天王。不得作天帝釋。不得作魔天王。如是五處。丈夫得作。復次女人。譬若毒蛇人雖殺之。是蛇已死。復有人見。心中驚怖。如此女人。雖作沙門。惡露故存。一切男子為之回轉。令不得道。奉字函第一卷。毗尼母經云。女人不出家者。佛之正法應住千年。今減五百年。一百年中得聖固。解脫一百年中得堅固。固定一百年中得堅固。持戒一百年中得堅固。多聞。一百年中得堅固。布施。初百年中。有解脫堅固法。尤字函第三卷。女雖五礙知本空。佛記多生成正覺。超日明經下云。有慧施等五百女。白佛我今女身。願發無上道意。欲轉女像。疾成正覺。度脫十方。時上度比丘。謂慧施曰。不可以女身得成佛道。所以者何。女有三事隔。五事礙。何謂三。少制父母。出嫁制夫。不得自由。長大難子。是為三。何謂五礙。一曰女人不得作天帝釋。所以者何。勇猛少欲。乃得為男。雜惡多態。故為女人不得作天帝釋。二曰不得作梵天。所以者何。奉清淨行。無有垢汙。脩四等心。若遵四禪。乃升梵天。媯恣



無節。故為女人。不得作梵天。三日不得作魔天。所以者何。十善具足。尊敬三寶。孝奉二親。乃得魔天。輕慢不順。毀失正教。故為女人。不得作魔天。四曰不得作轉輪王。所以者何。行菩薩道。慈愍群萌。乃得作輪王。無有淨行。故為女人。不得作聖帝。五曰不得作佛。所以者何。行菩薩心。愍念一切。解無我人。乃得成佛。而着色欲身口意業。故為女人。不得作佛。時慧施女報上度曰。各植諸本。用獲果實。本有男女及報應耶。本有五處。釋梵輪王。小道大道乎。上度答曰。無也。上無造者。何所成立。以是之故。吾取佛者。有何難乎。取無所取。成無所成。覺無所覺。無取無捨。乃號為佛。亦無名號。假有字耳。佛言善哉。誠如所言。云一切無隨行而成。不合不散。不興不衰。無見無聞。無念。無知。無言。無說。乃成正覺。於時慧施及五百女。當如所願。轉成男身。佛受彼決。却後十劫作佛。名慧見。如來。世界曰除冥劫曰光明。本無女相。如何轉。豈是女流當是觀。維摩詰經云。室中有一天女說法。舍利弗言。汝何不轉女身。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為正問不。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始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竹字函。寶積經云。阿闍世王。女名無畏德。與諸大聲聞。

辨論皆不能及。爾時舍利弗白佛。此女竒哉。佛言。此女已於過去九十億佛。發菩提心。舍利弗言。能轉女身不耶。佛言。汝見彼女。豈是女耶。汝今不應。作如是見。何以故。以是菩薩發願力故。示現女身。為度衆生。於是無畏德。作是誓言。若一切法。非男非女。如我今者。現丈夫身。說此語已。即滅女身。現丈夫身。佛為受記。復過七千阿僧祇。得成正覺。號曰離垢。如垢如來。世界名曰光明。制函九卷。不知佛性。成男女。識得家珍。女即男。涅槃經云。善男子。善女人等。聽是大涅槃經。常應呵責女人之相。求於男子。何以故。是大乘經典。有丈夫相。所謂佛性。若人不知是佛性者。則無男相。所以者何。以是男子。不能自知。有佛性故。我說是等。名為女人。若有女人。能知自身。定有佛性。我說是等。即為男子。通字函第九卷。沙門故。以道為號。長老良由德乃稱。要覽舉寶積云。沙門者。寂滅故。調伏故。受教故。身淨故。如實義故。得解脫故。離世八法故。堅心不動。如地故。護彼我意故。於諸形相。無染着故。空中動手。無所礙故。成就多法故。名沙門。又婆耆尊者偈曰。若能反本源。乃名曰沙門。梵語比丘。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慧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涅槃云。能破煩惱。故名比丘。梵語苾芻。乃西天之草名。能具五德。一體性柔軟。喻出家人。能折伏身語。



麤獷故。二引蔓旁布。喻出家人傳法度人。連延不絕。故三馨香遠聞。喻出家人戒德芬馥故。四能療疼痛。喻出家人斷煩惱毒故。五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常向佛日故。梵語具云。僧伽。唐言衆。今畧稱僧。以和合故。有其六義。一戒和同脩。二見和同解。三身和同住。四利和同均。五口和無諍。六意和同悅。以和為上。亦云和上。梵語闍梨。唐言軌範。大莊嚴經云。長老者。不在髮白面皺。所貴能修福德。滅去衆惡。淨修梵行。是名長老。君字函

第一卷

念他粒飯非容易

付已無切作麼當

要覽引教云佛弟子

受食時。先誦五觀。去聲。端想自警。然後方食。一計工多少。量彼來處。智度云。此食墾植收穫。舂磨陶汰炊煑。及成用工甚多。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食少汗多。僧祇律云。施主減其妻子之分。求福故施。二付已德行。全缺應供。毗尼母云。若不坐禪誦經。營三寶事。及不持戒。受人信施。為施所墮。缺則不宜。全則可也。三防心離過。貪等為宗。明了論疏云。出家先須防心三過。謂於上味食起貪。下味食起瞋。中味食起癡。以此不知慚愧。墮三惡道。四正事良藥。為療形枯。形枯者即飢渴為主。病四百四病為客。病故須以食為醫藥。用扶持之。若食粥可。云不正良藥。五為成道業。應受此食。不食成病。道業何從。增一偈云。多致苦患。少食氣力衰。處中而食者。如秤無高下。

飲食時非時聽不聽已收入第二卷十善品可參照

有德萬金何足

道 不求四事自然隨。永嘉云。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無極。四事

供養不辭勞。萬兩黃金亦消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宗

鏡云。若學大乘佛法者。受施主搏食。如須彌山。受施主衣可敷大地。如不

學者。若未墮僧數。十方無唾地處。駕字函第四卷。苟若度人身未度。

不獨沉他和我沉。智度云。行者先求自度。然後度人。若未能自度而欲

度人者。如不知浮人。欲救於溺。相與俱沒。休求師者長中短。但取泥

龍假上真。又云。汝於法師。莫念其短。常生敬畏。法師好惡。非是我事。我

所求者。唯欲聞法。以自利益。如泥像木像。無實功德。因發佛想。故得無量

福德。立字函第九卷。古德云。供養泥龍必有真龍降雨。供養凡僧必有

真僧降福。比丘聽與二親供。分衛宜知五處遮。五分律云。陵伽婆

告比丘。父母貧窮。欲以衣物供養而不敢也。以是白佛。佛告諸比丘。若人

百年之中。右肩擔父。左肩擔母。於上大小便利。極世珍奇。衣服供養。猶不

能報須臾之恩。從今聽諸比丘。盡心盡壽供養父母。若不供養。得重罪。上

字函第十卷。要覽舉善見律云。分衛此云乞食。僧祇云。乞食分施僧

尼衛護。今脩道業故云分衛。根本毗柰耶云。佛說比丘乞食。但遮五處。



一唱令家。二媼女家。三酤酒家。四旃荼羅家。五王家。多事若求無厭足。諸禽因以亦相離。僧祇律云。佛告營事比丘。汝莫復為房舍。惱亂世人。錢財難得。布施亦難。過去世時。有跋處比丘。止住林中。時有釋軍多鳥。亦集此林。晨夕鳴亂。彼比丘不得入定。佛告比丘。欲令此鳥不來耶。答言。願爾佛告比丘。汝於日暮衆鳥歸時。各乞一毛。晨朝去時。亦如是乞。比丘依教早晚就乞。各惠一毛。爾時衆鳥作是念言。今此沙門常乞。恐我等不久。毛衣都盡。不能復飛。當如之何。即別求棲。佛告比丘。鳥獸上惡多求。况復世人。汝等比丘莫為勞事。多欲多求。令彼信心居士。苦捨財物。優字

函第六卷

僧癡俗恠俱無識。

生惱成寃自取殃。

法苑舉人集云。有

育龍女。而白佛言。我於因地曾作農夫。有一比丘來從我乞求五十錢。我時報言。聽待穀熟。當與汝食。比丘復言。願乞十文。我於爾時。瞋彼比丘。乃至十文。亦不相與。時彼比丘心生懊惱。然我後時。因往寺林。盜取十菴羅果食之。彼業因緣。地獄受苦。惡業未盡。作餓龍身。常為諸虫食。噉膿血。苦惱。又彼比丘。以瞋忿心。惡業緣故。作小毒龍。生我腋下。啖於我血。不可堪忍。投佛解脫。佛為說法。小龍即出。同白佛言。久近脫此。佛告龍言。此業大重。次五無間。何以故。如四方常住僧物。或現前僧物。篤信施物。或菓果樹。

園飲食湯藥。牀褥敷具。一切所須。私自費用心。乞親知。此罪重於阿鼻果報。滌字函第六卷無欲分上。慧瞋毒。清冷雲中霹靂火。遺教經云。

白衣受欲。非行道。無法自制。瞋猶可恕。出家行道。無欲之人。而懷瞋恚。甚不可也。譬如清冷雲中。尚霹靂起火。非所應也。堂字函持戒辛菜尤

成厭。在道邪偷。豈可為。附不捨遺等。楞嚴經云。是諸眾生。求三摩提。當斷五辛。謂葱韭蒜薤熟食發媯。生啖增恚。是食辛人。縱能宣說十二部

經。十方天仙。嫌其臭穢。咸皆遠離。福德日銷。魔為眷屬。復告阿難。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媯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禪智。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

魔民。下品魔女。此是先佛。第一決定明誨。若不斷媯脩禪定者。如蒸砂石。欲其成飯。經百十劫。終不能得。復次殺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禪智。必落

神道。上品為大力鬼。中品飛行夜叉。下品地行羅刹。是佛第二決定明誨。若不斷殺修禪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復次偷心

不除。塵不可出。縱有禪智。必落邪道。上品精靈。中品妖魅。下品邪人。是佛第三決定明誨。若不斷偷。修禪定者。譬如有人。水灌漏卮。欲求其滿。終無

平復。阿難如是。衆生。雖則身心。無殺盜媯。三行已圓。若大妄語。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言我已得。聲聞菩薩。求彼禮懺。貪其供養。佛記是人。永殞善根。



沉三苦海。我滅度後。初菩薩等。應身末世。度諸輪轉。或作沙門。白衣居士。人主宰官。媼女寡婦。奸偷屠販。與其同事。稱讚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泄佛密因。唯除命終。陰有遺付。是佛第四。決定明誨。若不斷大妄語者。如刻人糞為旃檀形。欲求香氣。無有是處。染字函第六卷。如金剛經云。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如楞嚴經云。比丘不蹋生草。况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諸生生。血肉充食。如正法念經云。若見道邊遺落之物。唱是誰者。若有人言。此是我物。問其相實。乃還。若無人認。七日持行唱之。又無主認。懸高顯處。令人見之。若言他物。問何處失。相應者與。終無識者。停至三月。若塔園中。得即作塔用。僧園中。得四方僧用。楹字函十四卷。如戒品經云。善薩當淨法與人。况起人媼。發四則問治前之妄殺盜媼也。眠狂入定。遭行染。初中後樂罪何逃。摩訶僧祇律云。若比丘尼。共二種媼人。與非人畜生。復有三種。若覺若眠。若死皆波羅夷罪。比丘尼。若眠若心狂。若入定。有人就上行媼。比丘尼覺。若初中後受樂者。波羅夷罪。若眠狂定被媼。覺已初不受樂。中後樂者。若初中不樂於後樂者。皆波羅夷。若初中後俱不受樂。無罪。云何受樂。不受樂者。譬如人飢得種種美食。彼以食為樂。受欲樂者。亦

復如是。不受樂者。譬如好淨之人。以種種尸繫其頸上。不受樂者。亦復如是。攝字函第六卷 狂病行欲。那為犯。散亂無心。亦復然。五分律云。

有一比丘。狂病行媼。狂差生疑。問佛佛言。狂者不犯。若散亂心病。壞心亦如是。和字函第八卷 常住護持。猶眼目。衷私輒取。失人身。要集問云。

何故盜用僧物。罪偏重耶。答曰。施主本捨一毫一粒。擬供十方。鼓鍾一響。遐邇同聞。聖凡受用。俱成道業。冥資施主。得益無邊。招善既多。獲罪寧少。

今見愚癡衆生。苟貪福物。將用資身。或食噉僧食。或受用花果。或以僧畜乘騎。或將僧奴。隨逐或私借貸僧物。不還或以官勢。伺求僧過。如是等損。

具列難盡。靜思此咎。豈不痛心。今護不與者。非是慳惜不惠。蓋慙白衣慮受來苦。若將與者。非直損俗。亦及知事。未來生處。同受其殃。又舉寶印。

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諮白。不同僧物。常住招提。互有所諮。若用僧物。修治佛塔者。依法取僧。和合得用。不和合者。

勸俗人修。若佛塔有物。乃至一錢已上。以施主重心。故捨諸天及人。於此物中。應生佛想。塔想。乃至風吹爛壞。不得貿寶供養。以如來塔物。無人作。

價也。罪福決疑經云。或施主本擬作釋迦。改作彌陀。本作大品。改充涅槃。本作僧房。改供僧食。本施二衆。改入一衆。本擬十方。回入現前。皆違反。

施主計錢多。少滿五成重。減五得蘭。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乃與彼處皆犯罪也。准此文檢校佛像。有餘彩色。不得作菩薩聖僧等形。以師徒立別。故不得互用。乃可作餘莊嚴具。還將供養佛。不犯。若施主情通。一鋪佛像。任意莊嚴。通作無罪。五百問事律云。用佛彩色作鳥獸形。得罪。除在佛前供養。不犯。問曰。今時齋上有佛錢。未審此錢入何等用。答曰。若施主本心造像。只得造像。不得別用。楹字函十四卷。莊椿云。盜常住一文錢。一日一夜。長三分七釐利。第二日夜利上。又長利。同前三分七厘。筭之。來世作牛馬償之。牛日還八文。馬日還七文。所以云。作一生之容易。為萬劫之艱難。若捨一文錢。入常住。一日一夜。長福亦爾。第九篇。莫謂僧財。欺可取。須知閻老不相饒。法苑舉十誦律云。官吏工匠惡賊。於僧有損益者。佛開知事。出僧物看待。並得無犯。此非俗人合消。但開知事不看待者。於佛僧有損。壁字函第二卷。僧祇律云。若比丘知僧物。有應與不應與。云何應與。若損者。若益者。云何損者。有賊來寺。索種種食。若不與之。則起燒劫。雖不應與。畏作損事。雖多少與。云何益者。若治眾僧房等。泥木盡工。應與前食。後食非時漿等。若勢力者。應與飯食。是名益者。應與。優字函第三卷。此二段節畧本經備詳。僧離能合生天樂。僧合令離陷獄憂。



五分律云。調達作是念言。我既不能害佛。唯當破其和合僧耳。佛語調達。若僧已破。能和合者。其人生天。一劫受樂。若僧和合而破之者。墮地獄中。一劫受苦。乎字函第三卷。護僧不許加刑譴。治者從而獲罪殃。要集舉十輪經云。佛言。若諸比丘。依佛法出家。一切天人阿修羅等。皆應供養。若護持戒。不應適罰。閉繫。則其手足。乃至奪命。若有破戒比丘。為諸煩惱結使所壞。猶能開示。天龍人非人等。無量功德。珍寶伏藏。是以依我出家。若持戒。若破戒。我悉不聽。輪王大臣。適罰繫閉。加諸鞭杖。乃至斷命。况復餘輕。犯小威儀。破戒比丘。雖犯禁戒。其戒勢力。猶能利益。無量天人。譬如燒香。香躰雖壞。熏他令香。破戒比丘。亦復如是。自墮惡道。能令衆生增長善根。以是因緣。一切白衣。皆當守護。尊重供養。不應輕蔑。適罰奪命。佛說偈言。蒼葛華雖萎。勝於諸餘華。破戒諸比丘。猶勝諸外道。又舉薩遮尼捷經云。若破塔等。若取佛物。若有沙門持戒破戒。或繫閉打。或令還俗。或斷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墮地獄。受無間苦。以王國土。行此不善。諸仙聖人。出國而去。大力諸神。不護其國。大臣諍競。水旱不調。劫賊縱橫。人民飢餓。疫癘疾病。死亡無數。不知自作。而怨諸天。悵字函第二卷。為僧雖聽二親許。作母曾違累世貧。五分律云。淨飯王聞佛已度羅睺羅。

出家便大懊惱。白佛言。佛昔出家。上有難隨。不能令我如今懊惱。難隨已復出家。餘情所寄。唯在此子。今復出家。家國大計。永為斷絕。情何可忍。王又推已。而白佛言。子孫之愛。徹過骨髓。何諸比丘。誘以為道。願佛從今。勅諸比丘。父母不聽。不得出家。佛為王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仍戒比丘。從今父母不聽。不得度。上字函第七卷 老女人經云。時有貧窮老女人。問佛生老病死因緣。聞之開解。阿難白佛。是老女人何以智慧乃爾。佛答是我前世發意學道時母也。阿難問是母何貧乃爾。佛言均留秦佛時。我欲作沙門。是母慈愛不聽我去。我愁一日不食。由是五百世貧。今者壽盡當生彌陀佛國。後六十八億劫。當作佛。號波健國名化華。毀字函 捨后為尼由證果。障爺在俗罰為烏。舉雜寶藏經云。昔優隨羨王。有一夫人。名曰有相。王甚愛敬。國法王者不自彈琴。爾時夫人恃於王寵。遣王彈琴。自起為舞。王素善相。觀其夫人死相已現。不遇七日。王即撫琴長嘆。夫人求問王不肯答。殷勤不已。王以實告。夫人憂懼。即白王言。我聞石室比丘尼說。若能信心出家一日。必得生天。願王聽許。王愛情重。言至六日。當聽汝去。至六日已。語夫人曰。若得生天。必來見我。我乃聽去。作是誓已。便得出家受八戒齋。其日命終。乘是善緣。得生天上。故來見王。王問何天。答云。

王婦。王命就坐。天答觀王。臭穢叵近。但以先誓。故來一見。王即歎言。彼本我婦。出家一日。便得生天。神志高遠。而見鄙賤。我今何故。而不出家。我曾聞說。天一爪甲。直闔浮地。我此一國。何足可貪。捨位與子。出家修道。得羅漢果。張字函第四卷 付法藏經云。闍夜多尊者。將諸弟子。詣德义尸羅

城。慘然不悅。次見一烏。欣然微笑。弟子問之。尊者答之曰。我初至城。見一鬼子。稱母入城。為我求食。經五百歲。尚自未出。飢虛不濟。若見我母。願語早來。果見彼母。直說子意。母言入城七反。城壞未嘗得人一唾。今遇少唾。欲得出城。共子分食。城門多有大力鬼神。畏不敢出。我即將他。同出見子共食。我聞鬼言。受若長遠。是以慘然。時彼烏者。過去劫中。我欲出家。父母不聽。強為娉妻。得子。已年六歲。我復欲。父母教兒。抱住我脚。啼哭而言。父若捨我。依誰養活。先當殺兒。然後可去。由彼兒故。不得出家。從是九十一劫。流轉五道。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見彼烏。乃是前子。愍其愚癡。久處生死。是以微笑。若復障人出家。罪報惡道。後生人中。生盲無目。是故智者。見人出家。方便成就。勿作留難。張字函第四卷 兒孫反謗吾家法。此輩無慚真闡提。涅槃經云。純陀問佛。一闡提者。其義云何。佛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發麤惡言。誹謗正法。心無慚愧。如是等人。名為趣向。一闡



提道。通字函第十卷出家雖勝在家者。在家修勝出家兒。優婆塞戒經云。在家之人發菩提心。勝於一切辟支佛果。出家之人發菩提心。此不為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發菩提心。諸天皆大驚喜。作如是言。我今已得。人天之師。剋字函第一卷。身披緇服。心猶俗。頭帶烏巾。念乃僧。法蘊足論云。一有一類補特伽羅。正信出家。身參法侶。心猶顧戀。所愛諸欲。是名身出家。心不出家。二有一類補特伽羅。雖畜妻子。受用上妙衣食珍寶。而於諸欲不生耽染。是名身在家。而心出家。三有一類補特伽羅。正信出家。身參法侶。於諸欲境。心無顧戀。是名身心俱能出家。四有一類補特伽羅。畜養妻子。上妙受用。深生耽染。是名身心俱不出家。白字函第六卷。白佛出家何得果。今渠斷結自成功。雜阿含經云。釋摩男白佛。如佛所說。優婆塞義。在家白衣。具丈夫志。歸命三寶。自言我是優婆塞者。云何而得。須陀洹果。乃至阿那含耶。佛言。斷除身見。戒盜及疑網等三結。已成。須陀洹。更不復受三塗之身。於無上道。生決定信。人天七返。盡諸苦際。入於洹槃。又問云何而得。斯陀含果。佛言。斷三結已。薄婬怒癡。名斯陀含。又問云何而得。阿那含果。佛言。若斷三結。及五下分。成阿那含。時釋摩男等五百人。聞斯法已。而白佛言。諸在家者。獲此勝利。一切咸

應作優婆塞。淵字函第八卷但發修行正覺心。便是出家。必芻性。無

垢稱經云。諸童子言。我聞佛說。父母不聽。不得出家。無垢稱言。汝等童子

但發無上正覺等心。勤修正行。是即出家。即是受具戒。必芻性。白字函第

二卷菩提苟易紅塵證。如來應不雪山修。長慶注楞嚴云。在家菩薩

又不得錯會經旨。將謂不勞。諸佛戒法。但悟無功用道也。且看如來為太

子時。須往雪山修行。身心寂靜。方得悟道。若是在家作得佛者。如來終不

雪山去也。所以如來。為汝衆生起箇樣子。今人若搃似無垢稱。寵居士。則

不勞出家。其或未然也。須轉身始得。第四卷由作二因善不善。乃為

八部人非人。舍利佛問經云。八部鬼神以何因緣。生於惡道。而常聞正

法。佛言以二種業。一以惡。故生於惡道。二以善。故受於快樂。又問善惡二

異。可得同耶。佛言亦可得耳。天神者。先以車輦合宅。飲食供養三寶。父

母賢勝之人。猶懷慳嫉故。虛空龍神者。修德行檀。不依正念。急性好瞋

故。夜叉神者。好大布施。或先損害。後加饒益。隨功勝負。故在天上空中

地下。乾闥婆者。好施有瞋。獻伎樂故。阿脩羅神者。志強喜施。不隨善

友。所作淨福。好逐幻偽。作諸邪福故。迦婁羅神者。先修大捨。高心凌物

故。緊那羅神者。昔好勸人發菩提心。未正其志。遂諸邪行故。摩睺羅

伽神者。布施護法性好。瞋恚故。如是皆由依附邪師。以邪亂正。俱謂是道。以自建立。受函八卷。外道妄立。從茲始。調達仇。酬自爾端。央掘魔。羅經云。佛告文殊。世間建立外道。因緣住劫有佛。名拘孫陀跋陀羅。出世無外道。名唯一大乘。法欲滅時。有一比丘。名曰佛慧。時有善人。施無價衣。獵師見之。生劫盜心。夜將比丘。至深山中。壞身裸形。懸手擊樹。有採花婆羅門。見彼比丘。先着袈裟。而今裸形。必知袈裟。非解脫。因自懸苦行。是真學道。彼人即捨衣。拔髮作裸形。沙門從爾而起。爾時比丘。自得解縛。即取樹皮。赤石塗染。以自鄣蔽。結草作佛。用拂蚊蟲。又有婆羅門。見已。念言。是比丘。捨先好衣。着如是衣。捉如是拂。當如是解脫道。即學彼法。出家婆羅門。從是而起。時彼比丘。暮入水浴。因洗頭瘡。即取水衣。以覆瘡上。取牧牛人所弃弊衣。以覆其身。時有樵者。見已。念言。是比丘。先着袈裟。而今悉捨。必知袈裟。非解脫。因被髮弊衣。日夜三浴。修習苦行。當知是解脫道。即學彼法。苦行婆羅門。從是而起。比丘浴已。身躰多瘡。蠅蜂啖食。即以白灰。處處塗瘡。水夜覆身。時有見者。謂言。是道。即學彼法。灰塗。婆羅門從是而起。時彼比丘。然火炙瘡。瘡轉苦痛。不能堪忍。投岩自害。時有見者。作是念言。是比丘。先着好衣。今乃如是。當知然火投岩。是解脫道。投岩事。火從是而



起。如是九十六種。皆因是比丘。種種形類。起諸妄想。各自生見。猶如鹿渴於炎水想。追逐之死。正法滅時。因彼比丘。非法法想。亦復如是。量字函第四

四卷。宗鏡云。外道派出枝流。至佛出時。有六大師。謂富蘭那迦葉。姓也。計不生不滅。末伽梨拘賒梨子。計泉生苦樂。無有因緣。自然而爾。剛闇夜

毗羅胝子。計衆生時熟得道。八萬劫。苦盡自解脫。阿耆多翅舍欽婆羅。麤衣也。計罪報之苦。以投岩拔髮代之。迦羅鳩馱迦旃延。計亦有亦無。捷陀

若提子。計業所作。定不可改。犢子。計色是我。離色有我。色中有我。我中有色。合二十身見。駕字函第六卷。華嚴會上第二十一位知識。遍行外道。

告善財言。閻浮提內。九十六衆。各起異見。而生執着。我志於中。方便調伏。令其捨離。所有諸見。乃至普及十方世界。悉亦如是。首字函第七卷。經

律異相云。諸比丘。啓佛。調達有何重嫌。懷結乃爾。佛云。不但今生。世世如是。往世有梵志女。端正姝妙。諸梵志法。凡欲處女。與明經者。請諸同學五

百之衆。供養三月。察其所知。時五百中。一人博達。而年折耄。面醜眼青。父母憂愁。女亦懷惱。於時遠方。有一梵志。少俊姝妙。聞彼欲處於女。尋往難

問。五百梵志。皆窮無詞。父母與女。喜納為婿。年尊梵志曰。傷我年高。勿奪其婦。但我所得施遺之物。悉回與卿。年少答曰。不可越法。以從人情。我應

納之。其年老者。心懷毒惡。即相毀辱。世世所在。與卿作冤。佛告諸比丘。爾時老梵志。今調達是。少梵志。我是。女瞿夷是。又云。昔有比丘調達。聰明廣學。十二年中。坐禪入定。復意轉退。漸生惡念。着世利養。至世尊所。禮足白言。願說神足之道。佛告神足。且置。何不學四非常義。調達次往舍利弗。及目連所。求神足道。亦皆語曰。止止。始行之人。先學四非常。復修四禪。乃得神足道耳。調達怒。不見教。問弟阿難。乃與說之。調達聞已。專心一意。以麤入微。復從微起。還至於麤。以心舉身。以身舉心。身心俱合。漸漸離地。初如胡麻。轉如胡桃。漸離地際。從地至床。從床至屋。從屋至空。在虛空中。作十八變。涌沒自由。化作嬰兒。在阿闍世太子膝上。作諸變化。日給五百釜食。時諸比丘。以此白佛。佛答汝等。勿貪調達供養。調達自陷。亦陷他人。二俱墮罪。如芭蕉樹。愚人求實。不能剋獲。舍字函第一卷。調達害佛而反傷。暴志加佛而自敗。舉法句經云。調達與阿闍世王共議毀佛。即勅國人不得奉佛。調達白王。明日請佛入城。飲五百象醉。令蹋殺之。吾當作佛教化世間。王往請佛。佛知其謀。答言大善。明日食時。佛領衆入城。是時醉象。搪控牆壁。折敗樹木。一城戰慄。象齊趣佛。佛舉五指。為五師子。同聲俱吼。震動天地。醉象伏地。垂淚悔過。王及臣民。莫不驚肅。王白佛言。稟性不明。

信彼讒言。興逆造惡。願垂大慈。佛告王言。世有八事。興長誹謗。皆由名譽。以致大罪。何等為八。利盛衰。毀譽譏稱。苦樂。自古及今。豈不為惑。同上卷。

舉出生經云。佛遊舍衛國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有比丘尼。名曰暴志。木剋繫腹。猶似懷妊。乃牽佛衣。汝為我夫。從得有娠。不給衣食。天人四眾。無不驚惶。三界之尊。降伏諸邪。明超日月。不可汙染。時天帝釋化作一鼠。齧彼剋繩。墮地。眾會觀之。瞋喜交集。恠其所以。王瞋此尼。謗於大聖。掘地倒埋。佛諭勿爾。是吾宿罪。過去世時。有客賣珠。而且明。一女就買。欲成。有一男子。倍價爭之。女復從求。畢竟不與。心懷瞋恨。願我在在所生。當報汝冤。時男子則我是。女者暴志。是此自往緣。非持今也。同上函第三卷。調達雖逆。陷泥犁。如來復讚為知識。智度論云。提婆達多。調達異名。種種變態。動王子心。立大精舍。得大供養。而徒眾甚少。提婆達多。自念我有三十相。滅佛未幾。其以弟子未集。若大眾圍遶。與佛何異。如是思惟。生心破僧。得五百弟子。後舍利弗說法教化。僧還和合。提婆達多。便生惡心。推山壓佛。金剛力士。以杵遙擲。碎石迸來。傷佛足指。華色比丘尼呵之。復拳於尼。尼即眼出而死。作三逆罪。復與邪師。富蘭那外道等。為親厚。斷諸善根。復以惡毒。着指爪中。欲因禮拜。以中傷佛。往而未到。於王舍城地。自然裂。火



車來迎。生入地獄。德字函第二卷

大乘十法經云。淨無垢妙淨。寶月王

光菩薩白佛言。云何可取提婆達多。是善知識。復是如來。久遠親近。是怨

家者。佛告善男子。若無提婆達多善知識者。不顯如來諸佛功德。服字函

波旬幾處作威來。伎倆盡時歸向去。因果經云。菩薩將成道時。魔

王恐諸衆生。皆歸空我境界。持箭以射。菩薩不動。箭化成花。復令三女供

給以亂定意。菩薩不納。三女忽然咸變陋形。不能自復。魔王前白菩薩。汝

若不樂人間受樂。我捨天位。及五欲具悉持與汝。菩薩答言。汝於先世脩

少施因。今故得為自在天王。此福有期。要還下生沉溺三塗。非我所須。我

昔曾以頭目髓腦。國城妻子。而用布施。不可稱計。求無上道。汝今不應惱

亂於我。魔王慙怖還宮。詳字函第三卷月藏經云。佛在大集會上說法。

魔王波旬亦作神變。復無能為。即說偈曰。我今皈依佛世尊。從是終不

起惡心。瞿曇心定容恕我。我當守護佛正法。陶字函第二卷婆沙論問何

故名魔。答曰。斷慧命。故名魔。復次常行於逸。害自身。故名魔。魔秦言殺何

故名波旬。答曰。常有惡意成就惡法。故名波旬。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 一送

衆

示衆

禪林類聚示衆門云。六祖大師示衆云。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時荷澤神會乃出云。是諸佛之

本源。乃神會之佛性。師乃打一棒云。這饒舌沙彌。我喚一作物尚不中。豈况本源佛性。此子向後設有一把茅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槃山積禪師示衆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南泉願禪師示衆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聞乃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又恁麼去。南泉示衆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南泉示衆云。我十八上。便會作活計。趙州云。我十八上。便會破家散宅。南泉示衆云。江西馬大師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馬頭巖禪師示衆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後南泉云。與麼依師道。始得一半。黃檗運禪師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啗酒糟漢。與麼行脚。可處有。今日還知。大唐

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師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滄山祐禪師示衆云。今時人但直下會取。不會底。正是你佛。正是你心。若向外求一知一解。將為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汙你心田。所以不是道。大慈寰中禪師示衆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大慈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趙州論禪師示衆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出作禮。師云。比來拋執引玉。引得箇墜子。趙州示衆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有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云。何必。僧回舉似師。師云。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云。請和尚舉。師纔舉。僧便指傍僧云。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甚麼語話。趙州示衆云。不得閑過。念佛念法僧。便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念。師云。念者是誰。云。無伴。師叱云。這驢。牛頭微禪師示衆云。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餘。莫能知也。洞山价禪師示衆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臨濟玄禪師示衆云。但有問訊。不虧欠。伊總識得伊來處。與麼來者。恰似失却。不與麼來者。無繩自縛。一切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來是錯。分明與麼道。一任天下。



人貶剝。臨濟示衆云。夫一句語。須具二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一本小異。睦州蹤禪師示衆云。你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不得辜負老僧。睦州有時示衆云。忽然忽然。睦州示衆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迴首。又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黃檗和尚亦然。復召大衆。衆迴首。又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睦州示衆云。列開也在我。捏衆也在我。有僧問。如何是列開。師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汝道。你又作麼生。云某甲不與麼道。師云。盞子落地。椽子成七片。云如何是捏聚。師斂手而坐。睦州示衆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三聖然禪師示衆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興化聞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三角印禪師示衆云。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是蹉過了也。時麻谷出問。貶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云。蹉過了也。谷便掀倒禪牀。師便打。白水仁禪師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向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云。喚作色。得麼。云如何是色。不是色。師云。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云。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人辨得有箇入處。曹山

本寂禪師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一轉語。教伊不疑去。雲門便問密密處為甚麼不知。有師云。只為密密所以不知。有云。此人如何親近。師云。莫向密密處親近。云。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師云。始解親近。雲門云。諾。諾。雪峰存禪師示衆云。三世諸佛是草裏漢。三經五論是繫驢橛。八十卷華嚴。是村草步頭。博飯喫底言語。十二分教。是蝦蟆口裏事。還知麼。所以道。如今千百人中。若有一人大肯去。我作驢駝物供養他。有甚麼過。本空禪師示衆云。只這施為動轉。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成茶話去。師云。你識得口也未。云。如何是口。師云。兩片皮也不識。云。如何是本來祖翁。師云。大衆前。不要牽爺恃娘。云。大衆忻然去也。師云。你試點大衆性看。僧禮拜。師云。伊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云。辜負平生行脚眼。便下座。乾峰禪師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云。典座。明日不得普請。便下座。洞山度禪師示衆云。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夾山會禪師示衆云。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夾山

示衆云。明不越戶。穴不棲巢。目不顧他位。脚不踏他位裏。六戶不掩。四衢無蹤。學不停午。意不立玄。千劫眼不借舌頭底。萬劫舌頭不顧眼中明。峻機不假鋒鎚事。到這裏有箇甚麼事。閻梨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雲門偃禪師示衆云。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云。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雲門示衆云。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人悟得麼。出來對衆道看。雲門示衆云。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身。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直得亡知於覺。覺即佛性矣。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雲門示衆云。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雲門示衆云。只這箇帶累殺人。雲門示衆云。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金峰志禪師示衆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莫有人道得麼。若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禮。師云。相見易得好。久住難為人。便下座。金峰示衆云。我若舉來。又恐遭人脣吻。如不舉來。又恐遭人恠笑。於其中間。如何。即是有僧纔出。師便歸方丈。至晚有僧請益云。和尚今日垂語。有僧問為甚麼。

不答。師云大似失錢遭罪。金峰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  
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出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云問凡答凡  
問聖答聖。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  
保福展禪師示衆云。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  
失命。時有僧問。未審搆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云適來且致。閻梨  
還搆得麼。云若搆不得。未免大衆笑恠。師云作家作家。云是甚麼心行。師  
云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玄沙備禪師示衆云。常將汝等諸人。放頂  
額上。不敢錯誤諸人。一絲毫子。長慶稜禪師示衆云。總似今日。老胡有  
望。雲居膺禪師示衆云。孤迥迥。峭巍巍。却僧云會麼。云不會。師云汝面  
前。案山子也不會。雲居示衆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  
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寒。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  
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  
則無用處。棗山仁禪師示衆云。不辜負平生眼目。致箇問來。有麼。時有  
僧出作禮。師云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後有僧請益云。和尚陞座  
云。負我且從大衆何也。意旨如何。師云齋時有飯。與你喫。夜間有牀。與你  
睡。一向煎逼我。作甚麼。僧作禮。師云苦苦。云乞師指示。師垂一足。云舒縮



一任老僧。法眼益禪師示衆云。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同安察禪師示衆云。洪音不剖。其理不彰。設使不言。且道是分不分。時有僧出云。不分。師云。若不是闍梨。老僧不曉。云。同安風采。尾解水消。師云。養由弓矢。不射田蛙。僧作禮。師云。將謂是得便宜。同安示衆云。黃脯飲啄。無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僧云。和尚作麼生。師打一拂子。僧云。撲手征人。徒誇好手。師云。握鞭側帽。豈是闍梨。云。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師云。闍黎作麼生。僧珍重便出。師云。未在。大陽玄禪師示衆云。嗟峨萬仞。鳥道難通。劔刃輕冰。誰當履踐。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道。達麼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大無端。珍重。鼓山岳禪師示衆云。我若全舉宗乘。汝向甚麼處領會。所以向汝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寶應顯禪師示衆云。欲得易會麼。第一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你若擬議。老僧在你脚底。雙峰禪師示衆云。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時有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云。動靜施為。云。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云。進一步退一步。僧禮拜。師云。向來有一僧。恁麼會。老僧不肯伊在。僧云。請師直指。師便打。道吾禪師示衆云。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

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香巖端禪師示衆云。語是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為汝說得。百丈恒禪師示衆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若承當。知君猶未徹。風穴沼禪師示衆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頓覺。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山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要識闍黎麼。左邊拍一拍。云。這即是要識老僧麼。右邊拍一拍。云。這裏即是。保壽恩禪師示衆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檻外雲生。簷頭雨滴。澗水湛如染。野花開似織。此時若不究根源。謾向當來問彌勤。還會麼。不勞久立。首山念禪師示衆云。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僧問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云。月落三更穿市過。汾陽昭禪師示衆云。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路。有玄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或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或先用後照。也須是箇人始得。或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當抵。或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浮山遠禪師示衆云。欲得鷹俊麼。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獅子爪牙。四得衲僧殺活。

拄杖得此四事也。縱橫變態。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死善道者。敗運之兆。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是以到這裏得不脩。江月耿耿。大野雲凝。綠竹凝煙。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該通。已彰殘朽。雪竇顯禪師示衆云。諸人要知真實相。為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雪竇示衆云。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箇衲僧出來。雪竇退身七百里。何故臨危不悚人。慈明圓禪師示衆云。一切賢聖。皆似無為法。而有差別。前是紫山。後是主山。且道無為法在甚麼處。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黃龍新禪師是衆云。一人所在。要須到半人所在也。須到無人所在。亦須親到一回。真淨文禪師示衆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脚頭脚底。橫三豎四。比俱盧洲火發。燒却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聲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暗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云。賊賊。開先暹禪師示衆云。寒寒地。爐火暖。開坐蒲團。說迦葉。不是談達磨無端。此也被也。必然一般。圓通秀禪師示衆云。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只得麻纏紙裹。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清平曠禪師示衆云。不動神情。便有輸贏之意。還有

麼。出來看。時有僧纔出師云。不是作家出去。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要頭便斫。將去。佛書語錄。魏府華嚴長老示衆。佛法事在日用處。在你行住坐卧處。喫茶喫飯處。言語相問處。所作所為。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會麼。若會得。即今無礙自在真人。若也未會。則是箇擔枷帶鎖重罪之人。何故如此。佛汝不遠。隔塵沙劫。你一念中。見得在你眉毛鼻孔上。你若不見得。如接竹點月。在處切莫思惟。不可言語。你時中承何恩力。若知得你須有箇歡喜處。古人道。常寂寂。常歷歷。諸佛不求覓。衆生斷消息。你會得麼。一切諸法本無情。一切諸佛本自靈。混然同太虛。無欠亦無餘。會麼。若不會。直是箇觸途成滯。不知箇身落地處。茫茫劫劫。只是戀物著境。認色為實。不捨恩愛。癡迷財寶。立我爭人。一團子意氣。此子箇違情。面青面赤。說強道弱。我不受人欺瞞。我是大丈夫兒。養妻養子。你豈知在業海之中。罪坑之內。喫肉如似餓鬼吞屍。啗酒如似餓狗飲水。愛色如渴蠅啞血。不知此身是大禍患。恣縱無明。愚養意氣。不久敗壞。浪死虛生。枉經千劫。徒然出沒。何不識取。金剛堅固之體。長生不滅之道。在世頭拚拚地。口子吧吧地。眼子貶貶地。無常殺鬼到來。向林上猶似使心用行。戀財戀境。驀然驅去。見箇老子。一詞不措。鐵爐火炭銅柱刀山。盡是戲翫。恁時追悔。大段難為免。



離。你如今病未來尋身。何不於十二時中。求一毫善利。辨取津梁。幻化色身。憑何為實。諸佛過去。留經造論。一切善法。與你初學底人。懺滅罪障。漸增長利益。求善知識。開示解脫法門。向無明性中。認取箇真實主人。於萬劫中。得箇人身。也不容易。你還知箇身本性。與佛同時。本無欠少。有一大事。在你尿囊裏糞堆頭。光爍爍地。圓陀陀地。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也從你深坑罪海。永墮沉輪。你若迴光返照。於一刹那間。即心念息時。中迷惑煩惱。癡暗狂情。頓息消滅。諸緣境界。轉為甘露醍醐。安樂國土。豈不是好否。聖人道。萬法從心生。萬法從心滅。皆由你心善惡也。只由你心。地獄天堂也。只由你心。只今相應與佛合智。即是佛也。更無相誑。直下奉信。無疑心。即正覺。又何必歷僧祇大劫。此身今生。甚大難遇。莫道你是凡夫。自家退屈。千經萬論。皆為衆生迷亂。不識本性。你暫時間。那取此子貪物底工夫。看經上義理。只言衆生被一切境攝著。慾之故。山僧苦口。實為切切。你還肯麼。你還信麼。尋常著寒著熱。此子違情。喫辛受苦。不得却於日用時中。自不醒悟。整頓取心好。為取身好。百年如箭。富貴如夢。恩情也只不久。百年無多日。頭白是病來。病是業債來。業債是死來。死是地獄來。你莫道我為人平生好心吉善。只依本分。不作惡事。我無罪過。別教你有箇好

生處。我即今朝未信你在。何故你平等在甚處。你還知否。不依佛法。一切法皆是邪法。外道見解。更莫說擔人擔我。貪色貪財。食魚啖肉。妄言綺語。日費上事。罪業極深。你莫道我捨財造塔起殿。設僧轉經。便為長久功德。以此為實。未可託倚。衆中老和尚也。為你不得。你還知麼。你有千般萬種。無明罪業。佛亦為你不得。須是你自家着力。前程自辦。你若作一切有為功德。只是造業增長頑福。不生箇清淨知見。山僧雖然永德供養。日夜不安為慮。未是在。還知麼。一任你說向諸方。耆宿笑我也。嫌山僧不得。欲問你施主得錢處。想你應不濟潤於人。不救拔貧苦者。了得了取喫休。了取著休。早修行休。度此身体。悔取心休。伏惟珍重。石門聰禪師示衆云。學般若菩薩。須具般若眼。不具般若眼。即被般若謾却。你去作麼生是。上座般若眼。出來對衆道看。良久云。沉却也。珍重。又云。一句為君說。諸法及時節。冬月是冬寒。夏熱是夏熱。甚處不周旋。何勞苦施設。施設言詞盡。須決。更擬問如何。舶底用鎖鐵。龍門遠禪師退院。離褒禪。辭衆上堂。舉六祖大師示衆云。汝等速理舟楫。吾欲歸新州去。弟子曰。和尚去後。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師云。是什麼說話。去了却更來做什麼。不見東山先師道。大小大祖師。猶欠悟在。呵呵大笑云。諸人還會得。

麼聽取一頌歸根得旨復何論。洞口秦人半掩門。花落已隨流水遠。空留  
暮暮野雲屯。首山念禪師小叅示衆云。老僧擬欲歸鄉。什麼人隨得去。  
時有僧問未審和尚什麼時去。師云待有伴即向汝道。僧云無伴底事作  
麼生。師云盡日不逢人。明明不知處。僧云忽遇一人又作麼生。師云迷子  
不歸家。失却來時路。僧云請師指箇歸鄉路。師云枯木藏龍。不存依倚。僧  
云和尚什麼時節却回。師云不去不知音。六國無消息。僧云正當歸鄉底  
事又作麼生。師云獨唱胡家曲。無人和得齊。僧云忽遇知音在時如何。師  
云山上石人齊拍掌。溪邊野老笑呵呵。僧云歸鄉回來底事又作麼生。師  
云八國奉朝衣。四相無遷改。僧云求審居何位次。師云文殊不坐金臺殿。  
自有逍遙竹拂枝。問如何是梵音。師云驢鳴狗吠。問如何是截徑一路。師  
云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師云看看冬到來。僧  
云畢竟如何。師云即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挂。及至到來為什麼  
有山可守。師云道什麼僧便唱。師亦唱。僧禮拜。師云放你三十棒。久立衆  
慈。伏惟珍重。佛果勤禪師示衆云。釣頭有餌。句裏無私。已泛扁舟。放行  
綸線。還有衝浪錦鱗麼。僧出云有。師云高着眼。僧擬議。師云著問錦官罷  
釣。澤國重游。方為萬壽之賓。又作碧巖之主。流水下山。即不問。白雲歸洞。

意如何。師云舊店新開。進云好音在耳。人皆聳。一句無私。亘古今。師云大家在這裏。進云萬丈白雲。藏不得。一輪光透。照無私。師云到家。一句作麼。生道僧擬議。師云了。師乃云目前無異草。徧界絕遮欄。域中日月斬新。方外乾坤獨露。直得龍天釋梵。動地雨花。妙德空生。目瞪口呿。行捧行喝。拈向一邊。雲月溪山。放過一著。一處透脫。千處百處該通。一機洞明。千機萬機圓轉。碧岩不離此處。此處不離碧岩。攝大千於毫端。融芥塵於刹海。啣花鳥過。抱子猿歸。湛寂凝然。應真不借。則且致。只如無陰陽地上。成得箇什麼邊事。萬卉正資和氣力。碧崑先發一枝春。復舉馬大師問藥。以子在。此許多時。本分事作麼生。山云皮膚脱落盡。唯有一真實。祖云據汝所見。可謂協於心跡。而布四肢。何不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山云某甲何人。敢言住山。祖云不然。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由是住山。師云大眾。古人得意之後。不忘利生。直入深山。提持宗要。山僧暗昧。豈敢仰攀。如是則更不用篋束肚皮。却有箇折脚鐺子。與方來若守寂寥。若信得及。不在切切。或未諳詳。聽取箇末後句。高峰突兀。倚天門。青嶂虛閑。可蹠跟。折脚鐺兒。幸然在。不妨携去。隱深雲。雖然如是也。須是大家出一隻手。始得。且道畢竟如何。妙舞應須。



誇徧拍。三臺湏是大家催。因示衆。辨道應湏辨自心。心真觸處是通津。直明格外無生忍。端作區中解脫人。吸盡西江龐老口。搏將妙喜淨名身。一八風五欲莫能轉。解向塵中轉法輪。佛鑑和尚忌辰示衆。去年正今日。泥牛闖入海。今年正今日。徧界舒光彩。虛空無相身。佛鑑儼然在。非色亦非心。不小復不大。刳石可移動。箇中無變改。要知佛鑑恩。各人明主宰。一句逗群機。志心常頂戴。且道是那一句。喫飯咬著沙。又云十虛同一漚。寧分彼此大千同一塵。豈有去來。若能各人明見本心。顯發妙用。通天作略。動靜一如。匝地風光。彼此無二。住也浮雲凝於幽谷。去也虛舟泛於長江。去住本自圓成。解脫更無異路。如是則全起全滅。全動全靜。全去全來。全收全放。且出門一句作麼生道。頭頭物物皆成現。正眼當陽廓太虛。復云三年承乏。幸叅陪道業。荒虛塊不材。赴詔直從天外去。何時相與復徘徊。退院歸辭衆上堂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為無為。益無益。梯航三有。津濟四生。是衲僧家本分事。雖然時節到來。一刀兩段。要且鼻孔不在別人手裏。所以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亦無象於去來。如是則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形。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且道臨行一句作麼生道。本是林下人。却歸林下去。下座。又云德山小叅不

卷之九  
答話。打鎖敲枷。趙州小叅要答話。將杖探水。崇寧今夜也不管答話。亦不管不答話。偶然向衣單下拾得箇千年桃核。舉似大眾。乃橫拄杖云。尔諸人若也恁麼坐斷天下人舌頭。復以拄杖卓地云。尔諸人若也恁麼入地獄如箭射。且道利害在什麼處。若不同床卧。焉知被底穿。下座。又云。終日相逢長背面。終朝背面却相逢。途中不是途中事。不動巍然達九重。這箇消息唯許作家。明暗同途。主賓互用。雖去似去而不去。雖來似來而不來。卓爾超然。動靜曾無兩種。所以道動若行雲。止若谷神。既無心於彼此。亦無象於去來。如是則去來不以象。而確然去來。動靜不以心。而超然動靜。在彼在此。殊無間然。一道清虛。廓周沙界。是以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入城。而舍利佛問云。聖姊向什麼處去。月上女云。如舍利弗恁麼去。舍利弗云。我方入城。汝已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恁麼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住何所。舍利弗云。諸佛弟子當住如來大解脫。女云。諸佛弟子。既住大解脫。所以我云。如舍利弗恁麼去。既得如來大解脫。去而無去。去。迹入九重城裏。毗贊聖化。住而無住。住。蹤在深山白雲中。坐斷天下人舌頭。既住如來大解脫。安有動靜去來之意。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道。九重城裏真消息。一句無私遍九垓。復云。憶得曹山和尚。辭洞山。山云。向什麼處去。山云。向不變。

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山云去亦不變異。師云大凡衲僧佩肘臂下符。具頂門上眼。向一切萬境萬緣。當頭坐斷。豈不是箇無變異。何故金剛正體。湛寂凝然。曹山雖得此意。爭柰洞山憐兒不覺醜。若是山僧待他道向不變異處去。只向他道。這漢未出門早變了也。明覺顯禪師一日小叅示衆云。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尊者云。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波羅蜜多。又復動地雨花。師云避喧求靜。處世未有其方。他在巖中宴坐。也被者一隊漢塗糊伊。更有者老把不住。問云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早見敗闕了也。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惡水驀頭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草裏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識甚麼好惡。總似者般底。何處有。今日師復召大衆。雪竇幸是無事人。爾來者裏覓箇甚麼。以拄杖一時趁下。大愚芝禪師小叅示衆云。僧中有奇人。俗士中亦有奇人。聖朝揚億侍郎有頌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師云要會麼。一偈播諸方。塞斷衲僧口。下座。法華舉禪師小叅示衆云。諸上座佛法有什麼事也。莫

見老和尚道無事。便無事去。法身無為。不墮諸數。古德道。不信佛菩提。是則解空第一。所以道說佛說祖。談玄談妙。皆屬增減語。既然如是。諸人又向什麼處參。須具行脚眼。始得。乃拈拄杖云。有人道得麼。出來相見。有麼。有麼。衆無對。師云。老僧今日失利。真淨文禪師云。最初一句子。便要衆人知。還會麼。良久云。符到奉行。維那宣帖罷。師乃云。大衆諸佛出興於世。總祇赴箇時節。且道。貧道今日赴箇什麼時節。遂指法座。召大衆云。今日應無墜。分明在目前。便陞座。乃云。還有問話者麼。時有僧問。承古有言。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如何是自在底事。師云。透七透八。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獍。師云。暗進云。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云。閑言語。問施主。慇懃伸三請。今日當筵事若何。師云。新豐洞裏水。潺潺進云。若然者。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且道。聞底事。作麼生。僧提起坐具。師云。杜撰禪和。進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乃噓噓。復云。更有問話者麼。良久。乃喝云。昔日大覺世尊。起道樹。詣鹿苑。為五比丘。轉四諦法論。唯憍陳如。最初悟道。貧道今日向新豐洞裏。只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向禪床左畔云。還有最初悟道底麼。良久云。可謂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喝一喝。下座。師在筠州九峯。辭衆晚參。遂舉拂子云。昔日世



尊拈花。迦葉微笑。今夜歸宗舉拂。大眾寂然。為復寂然者是。微笑者是。又是箇什麼。只如歸宗舉拂。與世尊拈花。是同是別。若言同。法無同相。若言別。豈有兩般。久參先德。聞舉便了。後進初機。却須子細。良久云。法法總歸宗。臨機要變通。靈源明妙處。平等主人翁。問。遠離九峯丈室。已屆歸宗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鷓鴣啼處。百花香。進云。萎花風掃去。香水雨飄來。師云。今也如是。古也如是。進云。若然者。將為少林消息斷。如今蹤跡宛然存。師云。如何是少林消息。僧禮拜。師云。點即不到。師云。佛法要妙。但歸其宗。苟歸宗也。自然無可不可。一切成現。海印發光。今與大眾同。已歸宗。住平等本際。敢問何者是宗。何者是要妙。良久云。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大惠果禪師宗。眾恁麼恁麼。針剗不入。不恁麼不恁麼。匙挑不上。恁麼中不恁麼。鬼面神頭。不恁麼中卻恁麼。披毛戴角。阿呵呵。且道笑箇甚麼。我笑昔日雲門大師。有時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餅。放下手云。元來只是饅頭。乃喝一喝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又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拈拄杖。左邊卓一下云。且拈向左邊。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右邊卓一下云。且拈向右邊。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中間卓一下云。且拈向中間。二邊渾莫立。中道不須安。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昨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江西信。報道下江盜賊已平。雲門山頭種田博飯喫。問著禪道佛法。口似磔盤。乃喝一喝云。適來許多葛藤。向甚麼處去也。又卓一下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又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頂門具眼衲僧。到此如何趣向。然究有頭債有主。雲門今日和泥合水。向灸瘡癩上更着艾炷。要與馬師相見。遂以拂子面前畫一畫云。還見麼。折東籬補西壁。眼見則親。手攬不及。釋迦彌勒。換手推宵。文殊普賢。連聲叫屈喝。一喝云。馬面夜叉。纔稽首。牛頭獄卒。便擎拳。

又云。永嘉道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永嘉親見六祖來。要且只在是非裏。雲門即不然。非不非。是不是。你面看天。低頭覷地。惺惺時。直是惺惺。瞌睡時。一向瞌睡。也無佛法可商量。亦無塵勞可回避。有時睡裏驚覺來。元是猫兒捉老鼠。又云。古人道。佗人住處。我不住。佗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喝一喝云。猶有遮箇在。雲門即不然。佗人住處。我亦住。佗人行處。我亦行。瞥喜瞥瞋。無理會。新羅夜半日頭明。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試定當看。又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南泉老人和身放倒。至今數百年來。其間無數善知識出世。未曾有一人為佗扶起。雲門今日擬將燈心拄須彌山。試

為扶起看。遂拈拄杖云。南泉放倒雲門扶起。放倒扶起。有賓有主。明眼衲僧商量。切忌別作道理。既許商量為甚麼不許作道理。良久云。相罵饒汝接觜。相唾饒汝潑水。卓一下。又云。諸法本來絕待。觸目且無拘礙。只因斷臂覓心。便有人求懺罪。無文卯子既成。付法傳衣。廝賴致令盧老黃梅。墜石腰間。舂碓。將謂有法與人。問着卻言不會。引得後代兒孫。盡作韓獪逐塊。雖欲扶豎宗乘。柰何東倒西僂。仔細檢點將來。直是令人叵耐。若也盡令而行。一擊須教粉碎。有時靜坐思量。就中也有可愛。且道有甚麼可愛。深沙共脩羅結親。金剛與土地揩背。喝一喝。又云。拈拄杖卓一下云。細不通風。大通車馬。突出當陽。孰辨真假。虛空有欄柄。無手人能把。跛驢蹋倒。摘茶輪。草菴瀉下。瑠璃瓦。又卓一下。又云。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拈起拄杖云。遮箇是拄杖子。那箇是本來法。又云。遮箇是本來法。那箇是拄杖子。只今莫有斷得出底麼。若斷得出。非唯自有出身之路。亦乃不受人謗。若斷不出。雲門饒古去也。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如是如是。遂卓一下云。一推兩當。復舉起云。看看寒山捨得掃地。倒轉茗帚柄。把露柱一搥。勃跳上兜率陀天。觸破非非想。天人鼻孔。毗盧遮那如來。忍痛不禁。走入雲門。拄杖子裏藏身。雲門一眾呵呵大笑云。料

掉沒交涉。正當恁麼時。露柱與燈籠。畫眉又增得多少光彩。良久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又云。豁開正眼。千聖罔測其由。一句全提。萬別千差。路絕識。不可識。智莫能知。非聖非凡。非心非法。全體恁麼來。全體如是住。不見毗耶示疾。文殊問言。居士所疾為何等相。維摩詰曰。我病無形不可見。又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師云。身相既離。心亦如幻。誰是示疾者。誰是問疾者。還證明得麼。若證明得。則諸人身病。心病。俱銷。佛病。法病。齊遣。便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為菩提。回無明為大智。便恁麼去。猶是止啼之說。未為究竟。且究竟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喝一喝。又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隔山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遂舉拂子云。遮箇只是犂牛尾拂子。不得作是非逆順商量。作麼生識。作麼生測。良久云。無人過價打與三百。擊禪牀一下。又云。入水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虎兇。獵夫之勇也。白刃臨前。視死若生者。將軍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良久云。大膽駕頭衝突過。小膽哀鳴告所由。喝一喝。又云。有一人一生為善。有一人一生造惡。為善者一旦犯不與取戒。造惡者一念了悟自心。善人犯不與取戒。



即名為賊。惡人了悟自心。即名為佛。二人同到雲門。着那一人即是。着善人而卻惡人。則是着賊而卻佛。着惡人而卻善人。則是怕惡而欺善。若二人俱着。則佛賊不分。若二人俱不着。則善惡不明。若決定指佛是惡人。則招謗佛之愆。入地獄如箭射。若指賊是善人。未有善人而做賊者。當人未具智眼在。到遮裏還有斷得者麼。若斷不得。雲門為諸人斷卻。賊是善人為佛。佛是惡人做佛賊。善惡人。不出遮兩箇。還會麼。驀拈拄杖。面前畫一畫云。建昌紙貴。一狀領過。又云。荆棘林中善卷舒。更於驪嶺探神珠。南山鼈鼻活拈得。乘興猶來將虎鬚。如斯標致。未是作家。若到雲門不勞拈出。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方有少分相應。正當恁麼時。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但將飯向無心盃。自有人提折腳鐺。又云。拈拄杖云。休誇棒下無生忍。撥置當陽掣電機。未扞已前驀提得。遂卓一下云。一擊自然亡所知。喝一喝。又云。纔沙屑吻。便落言詮。不落言詮。即沈寂默。沈寂默則成誑。滯言詮則成謗。不語不謗。不默不誑。須知向上別有一路子。明眼底知有。只是難近傍。遂拈拄杖云。拄杖子。卻近傍得。只是不知有。敢問大衆。近傍得底不知有。知有底近傍不得。正恁麼時。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只今衆中莫有不受入謗底麼。試出

來定當看。良久云。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卓一下。又云。多時不說禪。口邊生白醜。大眾苦相煎。便登曲录木。匪論五家宗。不引傳燈錄。纔開兩片皮。業因招薄福。釋迦乾屎橛。達磨老臭禿。一人曲說直。一人直說曲。彼此大丈夫。肯受你沸尿。罵佛謗祖師。定入拔舌獄。佛祖生冤家。魔王真眷屬。心地黑漫漫。口裏水漉漉。似恁出家兒。定滅瞿曇族。臘月三十朝。大笑卻成哭。召大眾云。還識雲門村叟麼。曾聞一飽忘百飢。今日山僧身便是。喝一喝。又云。舉僧問香巖。如何是道巖。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巖云。髑髏裏眼睛。僧又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脈不斷。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山云。乾不盡。遂有頌云。枯木裏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園悟老人云。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師云。諸人還揀得出麼。若揀不出。不惜眉毛。為諸人說破。香巖透語滲漏。被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被情識使殺。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覺知惑殺。分明說了具眼者。辨取。又云。舉提婆達多在地獄中。世尊令阿難傳問云。汝在地獄中。可忍受否。云。我雖在地獄中。如三禪天樂。世尊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否。

云待世尊入地獄。我即出。阿難云。尊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云世尊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師云。既無出分。又無入分。喚甚麼作釋迦老子。喚甚麼作提婆達多。喚甚麼作地獄。還委悉麼。自攜餅去沽村酒。卻著衫來作主人。又云。舉招慶問羅山。有人問巖頭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沙羅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大師慶應諾。山云。獼猴入道場。山卻問明招。或有人問你作麼生。招云。箭穿紅日影。師云。還會麼。獼猴入道場。箭穿紅日影。兩箇老古錐。擔雪共填井。喝一喝。又云。舉招慶普請擔泥。次中路按拄杖。問僧云。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上窟泥。慶打一棒。又問一僧。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下窟泥。慶亦打一棒。又問明招。招放下泥擔。叉手云。請師鑑。招慶便休。師云。招慶雖然休去。爭柰明招不甘雲門。當時若見你。放下泥擔。云。請師鑑。劈脊也。與一棒。看佗如何折合。又云。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河北。州云。河北有箇趙州和尚。上座曾到彼麼。僧云。某甲近離彼中。州云。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遂舉喫茶話。睦州乃云。慚愧。卻問僧。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睦州云。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後來雪竇云。遮僧克由。叵耐將一杓屎潑他。二負古佛。師云。雪竇只知一杓屎。潑佗趙睦二州。殊不知遮僧未上。被趙州將一杓屎潑

了。卻到睦州。又遭一杓。只是不知氣息。若知氣息。甚麼處有二負古佛。

又云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餠餅。師云雲門直是好一

枚餠餅。要且無超佛越祖底道理。又云舉洞山云。須知有佛向上事。僧

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山云非佛。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師云二

尊宿。恁麼提持。佛向上事。且緩緩。遮裏即不然。如何是佛向上事。拽拄杖

劈脊便打。免教伊在佛向上探根。又云舉石門聰和尚云。十五日已前

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遮裏。若離

我遮裏。我有鈎鈎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遮裏。若住我遮裏。

我有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鈎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

師云。恢張三玄三要。扶豎臨濟正宗。須是恁麼人始得。雖然如是。雲門即

不然。十五日已前。諸佛本不曾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本不曾滅。十五日已

前。你若離我遮裏。我也不用鈎鈎你。一任橫擔拄杖。緊捎草鞵。十五日已

後。你若住我遮裏。我也不用錐錐你。一任拗折拄杖。高挂鉢囊。且道正當

十五日。合作麼生。乃云。十五日前後鈎錐徒爾為。今朝是十五。正好用鈎

錐。且作麼生用。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又云。舉白雲祥和尚

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云。遮箇是倚子。白雲以手撥云。將鞵



袋來僧無對。白雲云遮虛頭漢。雲門聞云。須是祥兄始得。師云雲門扶強不扶弱。爭柰憐兒不覺醜。遮僧當時若是箇漢。待佗道將鞵袋來。便與掀倒禪牀。直饒白雲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也。分疎不下。又云舉石頭問長髭甚處來。髭云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髭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眼麼。髭云便請。頭垂下一足。髭便禮拜。頭云子見箇甚麼。便禮拜。髭云如紅鑪上。一點雪。師云衆中商量甚多。或云無眼功德。有甚點處。或云莫要點眼麼。待佗道便請。好劈脊便打。若恁麼未免穢污遮功德。雲門即不然。待遮老漢垂下一足。但道起動和尚。又云舉王大王。向雪峰會裏。請晏監寺住鼓山。雪峰與孚上座送出門。回至法堂上。乃曰。一隻聖箭。直射入九重城裏去也。孚云和尚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徹底人。孚云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往路中。把住云。師兄向甚麼處去。鼓山云。九重城裏去。孚云忽遇三軍圍閉時如何。山云。佗家自有通霄路。孚云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云何處不稱尊。孚便回謂雪峰曰。好一隻聖箭。折卻也。遂舉前話。峰云。渠語在孚云。遮老凍膿。畢竟有鄉情在。師云衆中商量道。甚麼處是聖箭折處。云鼓山不合答佗話。是聖箭折處。鼓山不合說道理。是聖箭折處。恁麼批判。非唯不識鼓山。亦乃不識孚老。殊

不知乎上座。正是一枚賊漢。於鼓山面前納一場敗闕。懺懺而歸。卻來雪  
峰處拔本。大似屋裏販揚州。若非雪峰有大人相。遮賊向甚處容身。當時  
可惜放過。卻成不了底公案。只今莫有為古人出氣底麼。試出來。我要問  
你甚麼處是聖箭折處。又云舉明招向火次。僧忽問目前無法意在目  
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未審此四句。那句是賓。那句是主。明招撥  
開火云。你向遮裏與我拈出一莖眉毛看。僧云。非但某甲。盡大地人喪身  
失命。招云。何故。自把髻投衙。師云。遮僧有頭無尾。明招有尾無頭。若人道  
得頭尾圓全句。雲門與你拄杖子。又云舉南泉坐次。一僧問訊。叉手而  
立。泉云。太俗生。僧合掌。泉云。太僧生。僧無語。師云。合掌太僧生。叉手又俗  
氣。總不恁麼時。尊體無頓處。無頓處有巴鼻。唵蘇嚕蘇嚕悉唎悉唎。喝一  
喝云。是甚麼。近來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又云。三十年来弄馬騎。今  
朝卻被驢兒擲。就地拾得麗水金。拈起卻是新羅鐵。報諸人別不別。夜來  
雪壓雲門。凍得烏龜成鼈。又云。夜來兔子趕大蟲。天明走入無何有。月  
下珊瑚長數枝。萬象森羅齊稽首。驀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唧溜。渠儂卻善  
分妍醜。李公爛醉絕倒時。元是張公喫村酒。報諸人急回首。切忌癡狂外  
邊走。又云。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

純網打就。生鐵鑄成。敬云是是。師云錦上鋪花三五重。谷又持錫到南泉。遶禪牀。三市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已納敗闕了也。泉云不是不是。師云枷上更著扭。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麼道不是。師云愁人莫向愁人說。泉云章敬則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師云試把火照看。南泉面皮厚多少。復召大眾云。雲門任麼批判。且道肯佗。不肯佗。又云舉南嶽和尚遣僧問馬祖云。作麼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云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門大吉。又云俊鷄不打籬邊兔。猛虎終不食伏肉。毛頭星現北斗前。把斷天關并地軸。又云舉僧問雲峯。如何是心地法門。峯云不從人得。僧云不從人得時如何。峯云此去衡陽不遠。師云雲門即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看腳下。又云以字不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出。忿怒那吒失却威。又云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門有三要路。臨濟小厮兒。只具一隻眼。四方八面來。只打中間底。卒風暴雨時。向古廟裏。驪得過。興化老凍驢。全未夢見在。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趙州古佛直得五年分疎不下。灼然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揭卻腦蓋。換卻眼睛。汝等諸人不用鑽龜打瓦。百丈

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作麼生圖度。切忌停囚長智。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含元殿裏休問長安。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既然如是。向遮裏說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得麼。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得麼。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得麼。既不許恁麼。如今不免且作死馬醫。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超佛越祖之談。已為掃來填溝塞壑了也。且道清平木杓。笊籬井索。錢貫雪峰。毳毼。禾山打鼓。畢竟向衲僧分上成得箇甚麼邊事。還委恁麼。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已反為讎。復卓一下喝一喝。善友請示衆。心空及第無階級。直下忘懷罪性空。一念廓然三際斷。千差萬別盡圓通。又云針鋒頭上透天關。著意忘懷兩不堪。直下早踰千萬劫。即今成佛未同參。所以雪峰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嵐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若是靈利漢。聊聞舉著。別起便行。更不周由者也。還委恁麼。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又云雲門昨日晝寢。夢乘一葉輕舟。泛東大洋海。騎新修佛殿。入蟻蟻穴中。迤邐行到十字街頭。萬人叢裏。見一隊彊項衲僧。口裏談玄演妙。舉古明今。說靈雲見桃花悟道。香巖聞擊竹明心。雪峰連年毳毼。禾山長時打鼓。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方作此夢。忽然被人驚覺。元來卻是嘉



通聚三上座。鞵履作聲。雲門雖然眼開。猶在夢中未惺。三上座近前作禮。曰。請和尚來。日為衆說禪。雲門夢裏應渠曰。諾。今日擊動法鼓。大眾上來。且道說箇甚麼。即得。昨日夢說禪。如今禪說夢。夢時夢如今。說底說時說。昨日夢底。昨日合眼夢。如今開眼夢。諸人總在夢中聽。雲門復說夢中夢。良久。云。驢脣先生開口笑。阿修羅王打教跳。海神失卻夜明珠。擘破彌盧穿七竅。三人上座請談禪。平地無風浪拍天。禪禪不用思量卜度。非干文字語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巖頭刻之則曰。是句非句。臨濟用之則曰。三要三玄。禪禪吞卻栗棘蓬。透出金剛圈。休論趙州老漢庭前柏樹子。莫問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但請一時放下着。當人本體自周圓。召大眾云。且作麼生說箇周圓底道理。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喝一喝。又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遇貴則賤。遇賤則貴。築著磕著。沒處回避。南嶽天台去路通。君向西兮我向東。風從虎兮雲從龍。喝一喝。云。拈起簸箕別處舂。尉斗煎茶鈔不同。又云。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道。門云。透出一字。師云。透出一字。卻不相似。急轉頭來。張三李四。下座。又云。舉教中道生滅滅已。寂滅現前。師云。真生無可生。真滅無可滅。寂滅勿現前。蝦蟇吞卻月。又云。舉僧問趙州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時如何。

州云今朝又風起。師云今朝又風起。鬧處莫插觜。觸著閻羅王。帶累陰司鬼。又云舉法眼。問覺鐵觜。近離甚處。覺云趙州。眼云承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覺云無。眼云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道無。覺云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師云若道有此語。蹉過覺鐵觜。若道無此語。又蹉過法眼。若道兩邊都不涉。又蹉過趙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透脫一路。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舉起拂子云。還見古人麼。喝一喝。又云舉青原思和尚。問六祖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云汝曾作甚麼來。思云聖諦亦不為。祖云落何階級。思云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師云莫將閑話。為閑話。往往事從閑話生。又云舉龐居士問靈照女。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作麼生會。照云遮老漢頭。白齒黃。作遮箇見解。居士云。你作麼生。照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師云龐居士先行不到。靈照女未後太過。直饒齊行齊到。若到雲門一坑埋卻。且道過在甚麼處。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又云舉雲門云。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衆無語。自代云俱。園悟老師云劄。師云普。復云俱劄普。日輪午。李將軍射石虎。雖然透過那邊。枉發千鈞之弩。又云舉僧問趙州四山相逼時如何。州云無路是趙州。師云無路是趙州。老将足機籌。関

南并塞北。當下一時收。又云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師云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既是打破關。為甚麼卻尋言語。當初將謂茅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後上座請示衆。拈拄杖卓一下云。文殊普賢觀音彌勒。又卓一下云。迦葉阿難。寒山拾得。又卓一下云。只恁麼全是中。全非。又卓一下云。不恁麼。全非。中。全是。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放過一著。文俊上座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他是罰。他是擲。下云。具眼衲僧。試定當看。又云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雪竇云。邪正不分。過由鞭影。師云。邪正兩分。正由鞭影。又云。即心即佛。莫妄求。非心非佛。休別討。紅爐燄上雪花飛。一點清涼除熱惱。又云。行不到處說不難。說不到處行不難。行說難到。不難到。拈卻門前大案山。所以道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進前則喪身失命。退後則瓦解冰銷。不進不退。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正當恁麼時。作麼生。是衲僧轉身一路。還委恁麼。好手手中呈。

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又云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南門西門北門。僧云不問遮箇。州云你問趙州。師云遮僧問趙州。趙州答趙州。得人一馬。還人一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會麼。受恩深處。宜先退。得意濃時。便好休。善友請示衆。妄心顛倒。造諸業。回趣真乘。即懺摩。真妄兩頭俱透脫。海南東畔。是新羅。又云舉百丈。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人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丈遂問面前立者。復是何人。老人云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老人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便脫野狐身。師云不落與不昧。半月兼半晦。不昧與不落。兩頭空索索。五百生前箇野狐。而今冷地。謾追呼。喝一喝云。座中既有江南客。休向樽前唱鷓鴣。又云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拊棺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甚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回至中路。源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公案兩重。一狀領到。露刃吹毛。截斷網。要脫卻鷓鴣。臭衫。拈了炙脂帽。大坐當軒。氣浩浩。喝一喝下座。又云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



州云老僧在你鉢囊裏。又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師云或有人問山僧一言道盡時如何。遮漆桶。又云舉僧問雲門。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門云念七。師云念七念七。全無消息。背看分明。正觀難識。既是正觀。為甚麼難識。可知禮也。又云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昧本來身。請師高著眼。大師直下覷。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大師直上覷。居士禮拜。大師歸方丈。居士隨後至方丈云。適來弄巧成拙。師云且道是馬大師弄巧成拙。龐居士弄巧成拙。還有緇素得出者麼。若緇素不出。癩馬繫枯椿。直饒緇素得出。也是蝦蟆口裏一粒椒。又云舉龐居士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師云。白的是。清寥寥。水不能濡。火不能燒。是箇甚麼。切不得問著。問著則瞎卻你眼。以拄杖擊香臺一下。又云舉古德云。佛法也大有。只是舌頭短。師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蔡春卿薦考請示衆。舉洛浦示衆云。孫賓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和尚一卜。浦云。汝家爺死。僧無語。法眼代拊掌三下。師云。遮僧沒興死卻爺。又被佗人拊掌。信知禍不单行。福無雙。至然洛浦善卜。法眼善斷。若仔細思量。爻象吉凶。二老一時漏逗。既占得火風鼎卦。何故斷作地火明夷。雲門即不然。薦拈拄杖云。孫賓

門下死卻郎罷。連卓三下云。會麼。內屬良宮。再求外象。又卓三下云。千靈萬聖。萬聖千靈。莫順人情。復卓一下云。吉凶上卦。入菴示衆。恁麼恁麼。理隨事變。不恁麼。不恁麼。事得理融。恁麼中。不恁麼。寬廓非外。不恁麼中。卻恁麼。寂寥非內。寂寥非內也。觀法界於一塵之中。寬廓非外也。見一塵徧法界之內。無始無終。無前無後。無古無今。一時清淨。便恁麼去。止宿草菴。且在門外。何故。猶是教乘極則。未是衲僧本分事。直須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卻恁麼。直下便捏到遮裏。直得三世諸佛。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無摸捺處。更說甚麼內說甚麼外。說甚麼理。說甚麼事。說甚麼法界。說甚麼一塵。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若向遮裏證得去。在內不寂。在外不常在。無不減。在有不增。不住兩頭。不居中位。乾峯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睦州盞子落地。椀子成七片。有甚麼過。良久。喝一喝云。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柰有天何。復舉僧問巖頭。三界競時如何。頭云。坐卻着。僧云。未審師意如何。頭云。移取廬山來。即向汝道。師云。巖頭古佛。向萬仞崖頭垂手。鑊湯鑪炭裏橫身。蓋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今日若有人問雲門。三界競起時如何。只向他道。快便難逢。未審師意如何。移取雲門山來。即向汝道。初菴林司法為考。大祥請示衆。福城東有大長者。居福

城東海嶼上。於不思議塵劫中。承事供養。無數佛。善哉長者。世希有。如優曇華時一現。發啓廣大真實心。初無佛處阿蘭若。若昔智人。建梵刹。折草挿地。即成就。此心堅固。等須彌。或讚或毀。不搖動。魔王軍衆。數甚多。覩茲殊勝。自摧仗。長者視身如浮雲。變滅須臾。不長久。當生佛國時節來。撒手便行。不回顧。有子遵義。起其家。志願身心俱及第。仁者則壽。語不誣。當知今亦未嘗死。我來居是阿蘭若。不見長者。生遺恨。故說此偈。聊發揚。同住如來寂滅海。小溪雲門菴。示衆。舉波斯匿王。問世尊。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世尊答曰。汝於過去。龍光佛所。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亦無聞。無說無聞。是一名一義。二義。師云。大小釋迦老子。被箇俗漢等。閑拽轉鼻孔。直得分疎不下。今日。或有人問雲門。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且作麼生支遣。良久云。挿一枝草。建梵刹。破妄想。塵出經卷。饒益廣大諸有情。成就無邊希有事。驀拈拄杖。卓一下云。梵刹已建。妄想塵已破。大經卷已出。頓漸偏圓。權實半滿。一一分明。種種法門。種種方便。種種智慧。種種因果。種種殊勝。種種行願。種種莊嚴。只在檀越給事。一毛端上。以妙明心。印一印。印定。還信得及麼。若信

得及。即今成佛。不假修治。非但檀越給事如是。乃至過現未來。微塵諸佛。諸代祖師。古往今來。一切知識。天下老和尚舌頭。亦以此印印定。無異無同。一一妙明。一一具足。脩如是行。成如是事。滿如是願。獲如是福。無古無今。無終無始。無成無壞。無悟無迷。如是了達。如是證入。如是究竟。亦只在檀越給事。一毛端上。下異善財入彌勒樓閣。塵沙法門。一時頓證。無量功德。徧處莊嚴。如帝網交光。互相融通。互相攝入。互為主伴。一一周巾。一一無偏。普令無數善心不善心衆生。覩諸殊勝。皆發無上正等菩提之心。生希有想。非但檀越給事如是。雲門今日亦如是。非但雲門與給事如是。現前僧俗大衆。一一平等。一一無差。一一如是。正當恁麼時。且道是勝義諦耶。是世俗諦耶。是有耶。是無耶。是一義耶。是二義耶。是說耶。是無說耶。是智耶。是無智耶。是聞耶。是無聞耶。試斷看。若斷得出。檀越給事。建大寶坊。作大佛事。功不唐捐。若斷不出。雲門為蛇畫足去也。擲下拄杖拍禪牀云。透過鐵圍山。北斗面南看。陳氏為考妣懺塔請示衆。普賢身相無有二。八萬四千毛孔刹。一一毛孔一如來。一一如來一塔廟。舍利堅固金剛身。虛空可壞。此不朽。女子陳氏報劬勞。一一塔廟一瞻禮。滿足八萬四千拜。盡諸毛孔無有遺。所獲功德不可量。正與普賢行願等。用嚴慈父及慈母。



徧及法界諸有情。永離苦海證菩提。悉得心空超彼岸。中峯本禪師聖節云。聖節示衆。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一氣含容萬有。民無得而名焉。功高列聖之上。德邁羣王之先。蕩蕩乎用大。巍巍乎體堅。龍抱九重天上。日真光垂照萬斯年。大衆還知麼。即日瑞分刹土。春滿寰區。大毘盧頂分身。優曇鉢華吐燄。以故天下稱之為聖人之佳節也。但生植於天地之間者。莫不被其澤。惟我釋氏之流。被其澤之尤者也。何以為然。蓋孤虛柔弱。而不能自立也。言孤則遠離親族。不營世家。言虛則寄食檀門。栖遲林麓。言柔則潛心空寂。守節循規。言弱則守護性真。不與物競。自非聖人。不忘佛囑。曲垂外護。則僧園資具。安敢自稱常住。而不遭陵奪於他人之手乎。由是吾儕安居暇食。一時一刻。咸出聖恩。雖天覆地擎。不足云喻。使盡形求法。終身向道。至若忘軀畢命。亦不足以酬其萬分之一。豈容懈怠懶墮。虛延白晝。而更馳情於利欲者乎。茲遇聖節。曲引微忱。以相勉勵。記得後唐莊宗皇帝。問興化和尚云。朕收中原。獲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化曰。請陛下寶看。帝乃引手舒幘頭脚。化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龍吟雲起。虎嘯風生。則不無莊宗興化若曰。酬中原寶價。至竟未曾定奪。臣僧遙對天庭。輒成一偈。蓋天蓋地。中原寶。無古無今。塞太虛。價重乾坤。酬未得。佇看皇化越唐

虞又云。瞻在前。忽在後。竹鷄晝啼。華鯨夜吼。未了聽一言。如今誰動口。嗟夫。學人將此一等言句。作箇相似底道理商量。把自家一片潔白田地。添這般野狐涎沫野污了也。却不思古人開口處。如大火聚。如大風輪。無個湊泊處。又如吹毛利劍。等閑拈出。直欲要斷人命根。此豈可以心意識卜度而為得哉。若然則阿難不假再修。二祖不勞斷臂。何則。彼阿難。二祖聰慧過人。意識明了。如汝所解者。彼豈未聞耶。蓋是心不妙悟。見地不脫。若見地不脫。則動是情意識。輒作一團。在處依草附木。承虛接響。致使上味醍醐。蘊在伊不淨器中。變成毒藥。一切時中。如箇不解脫鬼相似。見人說心說性。便乃扶籬摸壁。湊泊將去。纔見有人舉起沒巴鼻。捩轉面皮。突出牙爪處。未免意識不行。便乃渾侖吞棗。如此等人。日用一心中。常有二主。互相起滅。有時緣般若則忘世諦。或緣世諦則忘般若。自不知是脚跟下蹉過。却謂我工夫未熟。履踐未純。而然。便乃精修白業。作有漏因。以為資助。又有一等顛預佛性。儻侗真如者。日用遇一切境界。只作一箇道理。硬自排遣。乃至破律儀犯禁戒。皆無忌憚。及乎弄到差別境中。排遣不行處。自不知是當面著謾。却謂我力量未充。聞見不廣。而然。便乃參求古教。該博見聞。又或忘形死心。停機息念。以資狂慧。如上二種學。者蓋為自無正。

念。况是打頭不曾遇着箇咬猪狗手脚底宗師。與之滌蕩。坐在病中不自覺知。終日肆口而談。縱舌而辯。總是隔靴抓癢。如此參學。要與生死岸頭。一念相應。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也。近世為人師者。往往不能窮其源底。但欲學人速得知解。暖熱門庭。多將箇瑞巖主人公。臨濟無位真人。即心是佛。他是阿誰等語。與人打交。輟亦不顧他立脚未穩。生恐他不能領解。又向他道。參底是誰。學底是誰。要見本性底是誰。只欲他便向這裏認箇光影。使其擎拳豎指。進前退後。不離當處。便是西來本意。矧乎學人不識好惡。墮地窠臼。如油入麵。不得出頭。誠可哀憫。良由不知衆生心中圓淨。湛然元無污染。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一妄瞥興。萬緣各立。外則妄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內則妄見四大五蘊。見聞知覺。乃至八萬四千塵勞。及與菩提真如涅槃佛性等相。皆不出此一妄而有。然此妄念若欲去除。直須是工夫純熟。脫落根蒂。坐斷聖凡。剗然開悟。不則直饒。儼見超二祖。慧過阿難。正是坐在第八識中。以識去識。以妄遣妄。如避身影於日中。滅服華於空裏。徒自勞神。轉成差別。所以從上諸老宿。不柰伊何。拈出一把折柄刀。刺在伊命根上。待伊捱到轉身不得處。奮命一挨。卒地斷爆地折。妄消想滅。見謝執忘。便見森羅萬象。廓爾平沉。開見覺知當處。解脫乃至。

併百千世界融歸一心。自然法法全真。頭頭顯露。然雖如是。若要向衲僧  
面前開口吐氣。更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待伊死枯骸上活眼重開。方有  
語話分。大都是無量劫中生死根本。今日要與一期和盤翻轉。豈易事哉。  
如其不爾。爾但以妄想心生妄想見。忽忽草草認箇月前鑑覺。昭昭靈靈。  
喫飯著衣開口動舌底。喚作自己。又妄認山河大地。鵲噪鴉鳴。風動塵起。  
處喚作法身。却不思命根未斷。見地不脫。坐在六塵緣影裏。不肯知非。有  
時被人說箇不是。便乃牽引古人談玄說理處。從頭印過。只與麼茅纏紙  
裏。依稀彷彿。輾過一生。逗到臘月三十日。四山交逼真境現前。換却眼睛。  
從前認底。揔昏不是了也。到這裏。甘聽處分。啞臍何及。然後招妄談般若。  
欺罔聖賢之報。百劫千生受諸苦楚。如此等事。從古至今。賺人多矣。豈不  
見古人有偈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  
人喚作本來人。本上座到這裏。事不獲已。更為伊與古人翻款去也。學道  
之人不識真。用識作麼。只為從前認識神也。不較多生死。本即不問如何。  
是本來人。喝一喝。切忌錯下註脚。湖州弁山幻住禪菴云。生從何處來。  
崑崙騎象舞三臺。這裏見得便見四大已具。來實無來。四大分離去實不  
去。乃至苦樂逆順。是非得失。皆是現行三昧。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揔是自



已家珍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更有甚麼生死去來之相。而可分別者哉。雖然如是。倘若不曾真箇和桶子底打脫一番。開兩眼睛向威音王那畔。冷地一覷覷破。則未免被他山河大地。四大五蘊。是非苦樂。一罩罩住。不得自由。便乃捏目生華。妄陳異見。即此便是生死大海中。頭出頭沒。不得解脫底種子。直饒。倘若隨人道得箇。不來不去底道理。爭柰。倘若目前。有箇情見不忘。動步生塵。觸途成滯者。何。所以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然而生死習氣。大都是無量劫中。熏陶成熟。不同小小。若非真參實悟。焉得有徹頭徹尾底時節。兄弟家。各各帶一箇口款。道生死事大。既知是一種大事。因甚麼。只向他禪床角頭。故紙堆裏。漁獵得一言半句。蘊在八識田中。見人問著。便乃揚眉瞬目。做模打樣。以為究竟。若謂大事。只消恁麼了得。拈華微笑。斷臂安心。只成戲劇耳。又安得遺光百世。照映叢林。諸仁者。倘若真實要洞明此一段大事。直須發大心。立大志。將平生見聞情解。虛妄覺知之心。拈向一壁。待他宵次中。空牢牢無依倚時。驀提起箇崑崙騎象舞三臺。是甚麼道理。這裏須是把做一件。無大極大底一等大事。猛著精神。與之厮捱。晝夜六時。不得放舍。然參禪要具三種心。第一具大信心。第二具了生死心。第三具不退轉心。信得及。則始終不惑。生死切則用心。必至不退。

轉則決定成就。三心既具。則十二時中無虛棄底工夫。既不虛棄。則念念爾。心心爾。塵塵爾。刹刹爾。忽然向用心不及處。著力不得時。和箇信得及底。了生死底。不退轉底。一時打失。當體洞明。如十日並照。間不容髮。說甚麼崑崙騎象舞三臺。縱饒一千七百則葛藤。不直一笑。而冰釋矣。即此便是真參實悟底時節。恁時不妨於山河大地。四大五蘊中。如香象王擺脫鐵鎖。獨步大方。遊行自在。豈不躡蹻。是則是矣。更須知有祖師門下。衲僧面前。換轉眼睛。突出牙爪。一著子猶隔天涯在。平江路。鴈蕩。幻住禪菴云。慧劍單提。日用中。天然元不犯磨。龍神號鬼。笑喪魂膽。遍野橫屍。不露鋒。古人與麼說話。已是自傷已命了也。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嗟夫。參學之士。不知此心空寂。本來清淨。於一切法。元無取捨。只貴翻身一擲。抹過太虛。脫體無依。隨處自在。更說甚麼生死涅槃。真如煩惱。猶如昨夢。何有於我哉。到這裏。却不妨從空放下。更就他尊宿痛鉗鎚。下煅鍊一回。等閑伸出三頭六臂。將從上差別因緣。聾訛公案。縛作一束。拋在他方世界之外。便乃索空雙手。向鬧市門頭。孤峯頂上。現神通十八變。使他依門傍戶者。斫額有分。所以達磨西來。謂之單傳直指。初無委曲。後來法久成弊。生出異端。或五位君臣。四種料揀。三關九帶。十智同真。各立門庭。互相

提唱。雖則一期建立。却不思賺他後代兒孫。一箇箇渾身。墮在衆天荆棘中。枝上攀枝蔓上引蔓。但見葛藤遍地。無有出期。這到頭白齒黃。忽然命根子於欲斷未斷之際。返思從前知解。毫髮無靈。甘赴死門。悔將奚及。近代叢林如此。參學者。波蕩風靡。十人而九矣。於戲。望他法社之興。藜席之盛。其可得哉。間有真參實悟。底尊宿。出興于世。欲拯救此弊。無處發藥。不得已於第二門頭。別開一路。將箇無義味話頭。放在伊八識田中。只待伊奮起根本無明。發大疑情。猛利無間。縱致喪身失命。亦不放捨。久久純熟。自然入法空。心境寂。能所忘。情識盡。和箇話頭。一時忘記。瞥爾向不知不覺處。嗟口一齧。百雜粉碎。轉得身來。信口道信步行。覲體純真。初無揀擇。全生殺於一莖草上。空古今於三寸舌頭。豈與他順朱填墨者。同日而較其得失哉。然則恁麼為伊。亦是作死馬醫了也。倘不更向這裏磨礱志氣。抖擻精神。一往直前。以求真脫。是自棄也。中間多有一等好兄弟。不能發決定志。因做到不柰何無下手處。著脚下牢。便生退屈。正此擬議。驀地被入牽引。向冊子上。論量經教中引喻。不待悟明自立知見。直饒爾論得諦當。喻得明白。殊不知正是依他作解。障自悟門。雜毒入心。佛亦難救。更有人謂我根器狹劣。卒不可到。先且發菩提心。興普賢願。兼脩白業。以為由

漸者。此等謂之孤負已靈。埋沒先德。又有人謂道無言而不顯體。無用而不彰。便乃漁獵見聞。博求勝解者。此等謂之癡狂外邊走。又有人謂昏沉散亂。似難屏除。便乃息慮停機。枯心死志。坐在蒲團上。如一堆朽木相似。忽然忘四大虛六情。以為極則者。此等謂之解脫深坑死水裏浸。又有人認箇昭昭靈靈。鑑覺者為自己法身。便謂山河大地不礙眼光。明暗色空。元非他物。一認認定。此等謂之喚驢鞍橋作阿爺下領。又有人向他古人垂手處。妄生穿鑿。謂一句是半提。兩句是全提。揣摩不行處。喚作向上機。坐脫立亡。喚作末後句。中間又將古人語言透漏處。從頭註解。口耳相傳。以為究竟者。此等皆是西天九十六種之數。中間差別異端。不可枚舉。揔而言之。無他。蓋為當人元無正念。不發真心。又不曾實為生死大事。兼之。又不具叅學眼目。別白邪正師法。所以坐在裏許。不肯知非。遂致紅紫亂朱。使他晚學初機。難於趨向。於是勞他先聖。千緒萬端。設出方便。持不過為伊解其黏去其縛耳。今則我這裏。也不敢自出見。更遠引古人入道因緣。為伊證據去也。要知一踏到底。更無回互者。但看僧問古德云。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德云。我說恐爾不信。僧云。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德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德云。一翳在目。空華亂墜。僧遂領悟。這箇豈不是一



踏到底底樣子。這僧自非真箇懸崖撒手。直下承當。安得便恁麼勦絕。當時儻存毫髮許心意。情識於其間。便是百刳千生也。無他領悟處。諸人還知麼。且看從頭註破。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合取狗口。我說恐爾不信。作賊人心虛。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猶自不知非。即汝便是。將謂有多少奇特。如何保任。脚跟下好與三十痛棒。一翳在目。空華亂墜。脫賺閻浮多少人。僧遂領悟。三生六十刳。爾諸人還知落處麼。也須學這僧向已躬下。一踏到底始得。要知持經論教。談名說相者。但看良遂座主。見麻谷谷閉門不接。遂次日再往。谷復閉門。遂乃扣門。谷問阿誰。遂擬應名。忽然有省。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見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乃印可。遂歸罷講。謂同學曰。諸人知處。良遂揔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鄉使談經論教。可以了得。則良遂不必扣麻谷之門。爾看他末後道。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且不知底是何事。更為伊從頭註破。良遂見麻谷棄却黃金。抱碌甑。麻谷閉門不接。將謂別有長處。遂乃扣門。劒去久矣。汝方刻舟。谷問阿誰。拋糠引狗。擬應有省。已遲八刻。我若不見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更叅三十年。谷乃印可。胡麻廝繳。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依舊可憐生。這裏豈是爾循行數墨。依文解義。底道理也。須親見良遂悟處始得。要知自負知見。下

視諸方者。但看黃龍和尚請益慈明老人。明問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龍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龍罔措。遂炷香作禮。明復舉趙州勘婆話。詰之。龍阡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見明。詎罵不已。龍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龍於言下大悟。呈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明以手指沒字。龍即易以有字。明領之。黃龍未見慈明時。領衆行脚。氣吞湖海。後雲峯悅和尚。知其未到。一夜激發。令見慈明。所以顯如是之機用也。爾諸人還知麼。更聽從頭註破。有喫棒分。無喫棒分。點火開門。照賊歸。有喫棒分。依舊扶牆摸壁。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合喫棒。拖不入了也。炷香作禮。墮坑落澗。看趙州勘婆話。且作死馬醫。詎罵不已。猶自口切切罵。豈慈悲法施耶。氣急殺人。慈明當時見他。恁麼道。便與索性一頓痛棒。打出不惟正令全提。亦要使他光前絕後。無端便向他道。爾作罵會那。致使黃龍復墮泥水。便道傑出叢林。是趙州。少賣弄。老婆勘破沒來由。便是有來由也。只道得一半。而今四海清如鏡。那裏泊。行人莫與路為讎。猶欠悟在。所以道纖毫不透。如隔鐵圍。自非向他毒惡。鉗鎚下。揩磨淨盡。豈有了辨底時節。爾更要知多聞博覽。

口耳傳受者。但看香嚴參漚山。山門曰。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意解識。相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嚴茫然無對。屢乞漚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嚴即焚棄。平昔所看文字。自誓此生作箇長行粥飯僧。乃入山結茅自處。一日因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有省。遂遙禮漚山讚云。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爾看他出詞吐氣處。豈是勉強做作得來。又豈是記持學解。口耳傳受得來。今日索性不惜口業。更為諸人註破。漚山道。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賊無種相。鼓籠香嚴。茫然無對。不欠一絲毫。屢乞說破。胡餅裏討甚麼汁。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將謂將謂元來元來。嚴乃焚棄文字。結茅自處。錯擊竹有省。邪法難扶。遙禮漚山。面皮厚多少。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如何是今日事。一擊忘所知。那裏學得來。更不假修持。遠在動容揚古路。礙塞殺人。不墮悄然機。未敢相許。處處無蹤跡。要眼作麼。聲色外威儀。莫謗他好。諸方達道者。那箇是。咸言上上機。承虛接響。所以道向自己。胷中流出。蓋天蓋地。回觀見聞學解者。又何翅以十較百。

以千較萬矣。乃至聖賢應世。所有遺言。徃行。皆歷代之元龜。百世之師法。於此可不發深省哉。是明是矣。須知男兒自有衝天志。不向古人行處行。且作麼生是衝天志。咄。不是知音徒勞側耳。示衆雲門話墮。趙州勘婆。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焦尾錦鱗。躍開地網。摩空俊鶻。透過天羅。不動一塵。知落處。二千年事不爭多。還會麼。如或不然。更為憫重。下註脚。記得雪竇和尚頌。為道日損。有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柰何。折東籬。補西障。回地軸。轉天關。在雪竇。則不無。爭柰此。四句。遭人檢點。三分光陰。二早過。向甚處去也。靈臺一點。不揩磨。無憫下手處。貪生逐日。區區去。何處不稱尊。喚不回頭。爭柰何。直得分踈不下。高高峯頂行。擡脚不起。深深海底坐。打衣不濕。雪竇平地上。把人埋沒。撚指二百餘年。今古之下。乏人點檢。幻住也。有一偈。還有檢點者麼。須早出來。不然。則就與拈出去也。三尺黑蛭眠暗室。一雙白鼠嚙枯藤。家山咫尺無行路。有底閑情逐愛憎。師子正宗禪寺。示衆。所起之因。既的。所期之果。必親。所操之志。惟真。則其所詣之地。不期實而實矣。教中謂三世如來。咸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謂佛知見者。乃破生死根塵之利具也。佛祖諦觀三界諸微塵刹。滿中衆生無一



刹那而不受生。無一刹那而不變滅。浩浩乎不可以數計也。而况妄情起滅。刹那不住。生死之理。豈細事哉。由是佛祖哀之於大寂定中。隨其迷妄。為轉法輪。依處依緣。多立名字。謂之華嚴法華。謂之楞嚴圓覺。乃至菩提涅槃。真如般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等。一依此心建立。名常異而體常同也。名異故方便善權。體同故不離本際。必欲衆生悟本際。越生死情妄而後已。凡學者跨門靡有。不以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而為辭者。逮扣其所以或者。茫然無所加對。或者謂自出母胎。至命光遷謝。其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生死也。又或指終日竟夜。念慮遷流。後念倏生前念。忽滅取舍去來。紛然無緒。寢興變化。未嘗暫歇。皆生死也。是說不越分段變易。二種生死。極理原之。皆枝葉爾。非根本也。謂根本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教中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楞嚴會上。富樓那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問蓋迷真起妄。成立生死之因。佛答以大地山河。皆如來藏。乃返妄旋真。破除生死之要旨也。以迷故引妄入心。積集倒見。圓覺喻之。如四方易處。迷妄在眼下。惟所見之色。是生死以至離種種色象。純見於空。空亦是生死。迷妄在耳。不惟所聞之聲。是生死。乃至離聲即寂。

當知其堪寂無聞亦是生死。以至意緣善惡。不惟惡是生死善亦未嘗不是生死。積為念慮。非惟動念是生死。至于息念亦是生死。以緣配之。不惟染緣是生死。其淨緣亦是生死。以覺論之。不惟不覺是生死。其念起即覺亦是生死。仰而觀之之謂天。俯而視之之謂地。廣而窺之之謂法界。大而量之之謂虛空。揔不出見分皆生死也。當知此心未即了悟。使其立地成佛。要且亦在生死網中。原夫生死之大。欺凡壓聖。籠古罩今。未有一法不遭其淪溺者。以故目之曰。大事因緣有等闡提漢。聞說箇生死。乃掉頭不顧。遽引經書文字中相似語言。謂法性情淨。猶若虛空。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圓滿湛寂。迥絕動搖。聲色全真。見聞不昧。所謂佛身無為。不墮諸數。何處更覓生死去來之跡。有問生從何處來。便道水流元在海。死向何處去。遽謂月落不離天。似此等見解。喚作喫鐵棒。陷鐵圍之張本。儼若不曾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於生死岸畔。立得脚牢。苟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為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古所謂努力令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又云八十公公八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者。一切時中。卓卓地單提此事。蘊之方寸。向三根椽下淹沒。三十年二十年。宛同一日。於

大方之外。闊跨三千里五千里。不間絲毫。廢寢食。忘寒暑。耐寂寞。禁熬煉。泯愛憎。離順逆。空能所。融是非。死盡偷心。方堪湊泊。古人謂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前輩參禪大有樣子。一一皆是竿頭進步。撒手懸崖。豆爆冷灰。死中得活。備嘗艱苦。不憚勤勞。挫銳解紛。埋光鏟彩。不肯以小成近効而生自足之心。蓋知生死根塵。大於虛空。廣於法界。况是歷涉多生。熏鍊成熟。纖毫不盡。便是鐵圍。所以立志如敵萬人。一步要跨千里。盡形骸面皮鐵石。窮歲月肝膽冰霜。忘利養於念端。空名位於世表。無念尚虞滯跡。有佛安得肯為。非效學而能蓋真。實為生死者。曾不期然而然矣。今人反是才跨門來。立脚未穩。以聰明之資。打頭違得箇自性。離生滅真身。絕去來底規。成說話。以為本柄。自己脚跟下。未曾卒地折。爆地斷底一條生死命根。置之無事甲中。取性向佛祖頂額上。高揮大抹。自謂禪學理應如是柰何。實地上工夫。未曾親到。不知據廣床說大話。打圓相卓鳥藤。一一皆與生死根塵。交光接影。而况心塵易壅。識馬難調。愛見之習。潛興貪妄之情。默運輪回未斷。而益熾。生死未空。而愈滋。叢林衰替。法社荒涼。未有不本於此者。所謂不是說了便休。斯言豈欺人哉。蓋實有如是事也。爾不思為生死根塵。籠絡在塗炭中。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形飄劍戟。業

墜火湯。改頭換面。備嘗楚毒。這箇都是墮生死惡道底。家常茶飯。無量劫來。不是不曾經歷。今日要將此根深帶固底。生死牢關。一回翻轉。豈易事哉。更若顧利害。較得失。擇甘辛。存取舍。則生死根塵。又將接續去也。或者謂展轉流浪。且置之。不問輪回生死。不由超悟。還有休息之時節也。無對曰。譬如猛風吹海。欲其波浪自息。豈可得乎。其生死苟有自息之時。則佛祖不須興慈運悲。曲施方便。一至於此也。是故塵沙可數。而生死莫知其數量。滄溟可飲。而生死莫知其邊涯。當知無量劫來。為生死流轉。至于今身。於苦於樂。以昇以沉。竟莫知其幾矣。以迷妄所蔽。不自覺知。只據現量較之。却似今日方從頭起。當知未來。汨沒浩無邊涯。推其所因。非天降。非人與。一由迷妄所致。好趁今日身強力健。提起箇無義味話頭。猛奮精神。一踏到底。恁時說有生死也得。說無生死也得。回古風於刹那。播玄機於當念。如壯士屈臂。師子遊行。豈小根劣器者所能擬哉。傳燈錄大寂道一禪師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汙染。何為汙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汙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卧。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



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為萬法之根本。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真如。盡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法盡是事。舉一千從理事。無別。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真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真而有立處。立處即真。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真如。諸法不出於真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為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礙迹。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出纏名大法身。法身無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我。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有為是無為家用。無為是有為家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生滅義。心真如義。心真如者。譬如明鏡照像。鏡喻於心。

像喻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緣。即是生滅義。不取諸法。即是真如義。聲聞聞見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為識。在悟為智。順理為悟。順事為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冥。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無生法忍。本有今有。不假脩道坐禪。不脩不坐。即是如來清淨禪。如今若見此理。真正不造諸業。隨分過生。一衣一鉢。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諸人。珍重。洛京荷澤神會大師云。夫學道者。須達自源。四果三賢。皆名調伏。辟支羅漢。未斷其疑。等妙二覺。了達分明。覺有淺深。教有頓漸。其漸也。歷僧祇劫。猶處輪迴。其頓也。屈伸臂頃。便登妙覺。若宿無道種。徒學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已。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無別行。悟入此者。真三摩提。法無去來。前後際斷。故知無念為最上乘。曠徹清虛。頓開寶藏。心非生滅。性絕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無作乃攀緣自悉。吾於昔日轉不退輪。今得定慧雙脩。如拳如手。見無念體。不逐物生。了如來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真常。自性如空。本來無相。既達此理。誰怖誰憂。天地不能變其體。心歸法界。萬象一如。遠離思量。智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既

不立心。即體真理。都無所得。告諸學衆。無外馳求。若最上乘。應當無作。珍  
重靈竇語錄。丫角女子曰。頭絲報你諸方作者知。借問住山何境界。春風  
颭颭。春鳥喧喧。翠峯不  
能助發心印。却是他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象

分校官修撰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劉贊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性愚

--	--	--	--	--	--	--	--	--	--

身無和象

國難處上日老集

書漢書上日集

食對官報上日集

學士自歸五

重慶縣





